

雪乃紗衣

解云国物語

紅雲物語・異世物語

雪乃紗衣 著
解云国物語 著
解云国物語 著
解云国物語 著
解云国物語 著





目录

Content

- [第1节：序章](#)
- [第2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\(1\)](#)
- [第3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\(2\)](#)
- [第4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\(3\)](#)
- [第5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\(4\)](#)
- [第6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\(5\)](#)
- [第7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\(6\)](#)
- [第8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\(7\)](#)
- [第9节：2. 一国内幕\(1\)](#)
- [第10节：2. 一国内幕\(2\)](#)
- [第11节：2. 一国内幕\(3\)](#)
- [第12节：2. 一国内幕\(4\)](#)
- [第13节：2. 一国内幕\(5\)](#)
- [第14节：2. 一国内幕\(6\)](#)
- [第15节：2. 一国内幕\(7\)](#)
- [第16节：2. 一国内幕\(8\)](#)
- [第17节：2. 一国内幕\(9\)](#)
- [第18节：2. 一国内幕\(10\)](#)
- [第19节：2. 一国内幕\(11\)](#)
- [第20节：2. 一国内幕\(12\)](#)
- [第21节：2. 一国内幕\(13\)](#)
- [第22节：2. 一国内幕\(14\)](#)
- [第23节：2. 一国内幕\(15\)](#)
- [第24节：2. 一国内幕\(16\)](#)
- [第25节：2. 一国内幕\(17\)](#)
- [第26节：2. 一国内幕\(18\)](#)
- [第27节：2. 一国内幕\(19\)](#)
- [第28节：2. 一国内幕\(20\)](#)
- [第29节：2. 一国内幕\(21\)](#)
- [第30节：3. 黑暗中的真实\(1\)](#)

- [第31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2\)](#)
- [第32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3\)](#)
- [第33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4\)](#)
- [第34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5\)](#)
- [第35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6\)](#)
- [第36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7\)](#)
- [第37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8\)](#)
- [第38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9\)](#)
- [第39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10\)](#)
- [第40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11\)](#)
- [第41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12\)](#)
- [第42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13\)](#)
- [第43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14\)](#)
- [第44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15\)](#)
- [第45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\(16\)](#)

第1节：序章

序章

深夜，王宫深处，一群朝廷重臣正进行一场密谈。

"的确是一大问题。"

"正是，事态严重。"

"陛下登基已经半年。"

"难道无计可施吗？"

"原本还以为船到桥头自然直....." "咱们这群老头实在跟不上年轻人的潮流....." "胡扯！那算什么流行！"一个血气仍旺的老迈朝臣愤懑地大吼。他年轻时曾是活跃于沙场的名将，年过六十仍不改急躁。

"可是再这样下去....." "没错，再这样下去，佞臣、奸臣难保不会出现。"

"岂止，觊觎王位之辈亦会蠢蠢欲动。"

"眼前最重要的是，"一名老臣显然比众大臣来得冷静，却也带着满面愁容咕哝道，"必须想办法杜绝闹得满城风雨的谣言。"

众人马上静了下来。的确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个问题。

"没、没错！"另一人拭着汗，干咳数声。

"与其担忧不知何时出现的佞臣，吾以为安抚百姓的情绪才是首要之事。"

"可、可、可是.....我们已经用尽一切办法了！" "到底该如何是好？"

众人提不出最佳方案。一直保持缄默的某人倏地开口："老夫心有一计。"

此人是最具分量的朝臣，四周之人顿时噤声，以期待的目光盯着他。

"俗话说得好。"白须苍苍的老臣意味深长地绽开嘴角，"所谓妻乃夫之克星也。"

第2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(1)

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

众人皆知，这座道观中，一到这个时刻便会传来悠扬动听的二胡声。

二胡曲子音色着实优美，因此邻近的酒楼与茶亭中，总有不少客人瞅准了这个时辰，专程前来聆听。但众人对演奏二胡的少女的喜爱更甚，不知情的只有她本人。

这天，在孩子们的恳求下，少女-红秀丽结束授课拉起了二胡，但今天演奏的不是通常的乐曲，而是孩子们最喜爱的《彩云国建国传说》。

伴随着乐音的余韵，秀丽一如往常地讲出故事的结尾。

".....于是，彩八仙就此消失无踪，据说他们已经融入百姓的生活当中，或许正居住在我们的左邻右舍呢。好了，说完了。"

原本一脸认真地围绕在她身旁的孩子，噓了口气。

"秀丽老师。"

"嗯？"

"王城里真的有仙洞宫吗？"

秀丽将二胡搁在一旁，摸了摸少年的头，笑道："是的。虽然已经改名为仙洞台，但静兰说过，它的确位于王城某处。"

"那秀丽老师看过吗？"一个梳着包包头的可爱小女孩，目光闪亮，攀着秀丽的膝盖。

听到这一问，秀丽严肃地叹了口气。

"很遗憾，我没有看过，希望至少能看一次。可惜它位于王城。如果参加国试，就能进入王城，但只有男子才能参加。"

"那我长大也要去参加国试，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官，娶秀丽老师为妻，再带你进城。"活力充沛的少年得意扬扬地挺起胸膛。

秀丽不禁笑道："真的吗？那就太好了。可是柳晋，既然立下了志向，就应该更加用功才对呀，你昨天的功课又忘记写了吧？"

"那、那是因为....."少年手足无措。

一旁梳着包包头的少女抱住秀丽，伸舌扮了个鬼脸，叫道："哼！你少做白日梦了，你从来不写功课。"

"柳晋想当官，还不如学学静兰，去参加武试成为武官，来得更快。"

"啊，对呀，对呀！因为他打架很行嘛，反正只有这点厉害！" "可是他很怕他娘和秀丽老师，未免太没用了吧！" "你、你们....."少年涨红了脸，抡起拳头。此时道观前传来敲门声。

"抱歉，恕我打扰了，小姐。"

一见到走进门的颀长身影，秀丽惊道："静兰！你怎么会来这里？"

"啊！是静兰！" "静兰！来玩打仗游戏！" 转眼间被孩子团团围住，进来的青年-静兰面露苦笑："呃.....抱歉，今天有点事，改天好吗？"

"怎么啦？"少年失望地喊。静兰敲了敲少年的额头，然后步向秀丽，说："小姐，能否请您尽快回府？府上有贵客来访。"

"什么-"这次轮到所有孩子失望地大喊。

秀丽也为这个不速之客暗暗叫苦：怎么这么不巧，我今天还有非常重要的工作等着做呢！到底是哪个不识好歹的不请自来？想归想，秀丽仍然很快站起身，逐一抚摸孩子的头。孩子们揪着她的裙摆，有些依依不舍。

第3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(2)

"抱歉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今天教的不要忘记，柳晋记得写功课哦！" 眨了眨眼，秀丽便与静兰一起上路。途中，她纳闷地侧着头，问道："我说静兰，这个时间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记得你今天要上朝呀！" "是的.....小姐说得没错，只是来到府中的访客要求我同行....." "对方为了私事要你回府？这位访客的身份不普通？"

"呃、嗯....." 静兰含糊其辞的口吻令秀丽愈加起疑。静兰外貌温文尔雅，剑术却相当高明，因此，即便秀丽家-红家这个后盾名存实亡，他仍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崭露头角，在武官之中已小有地位。虽说在整个朝廷中，他还不成气候，但能差遣他的人绝对是个大人物。

"我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也不知是为了何事前来见我，不过应该事前通知一声，突然来访.....害得我的计划全被打乱了！整个儿都乱了！" 秀丽握住拳头，猛地仰起头，紧紧抓住静兰的前襟。

"怎么办啊，静兰？这个月又要透支了！接下来有件报酬很不错的工作，现在全泡汤了！还以为这个月有钱买米，结果仍然只能买小麦.....小麦啊！麦粒那条与稻米泾渭分明的中线，这个月又要对我冷嘲热讽："俺可不是稻米哟！"啊-我不甘心！我不甘心！我恨死那个客人了！" "小、小姐，没人这么说啊！小麦是不会讲话的。"

静兰担心引起旁人侧目，连忙左顾右盼，因为秀丽正站在大街上高声嚷嚷，过往的人并未多加理睬。

"小姐尽管放心，我会多兼几项副业。前些日子被风吹落的瓦片也要早点修补，不然遇到下雨就麻烦了，接水的木桶也是很贵的。我去买瓦片自己修补，可以省下不少费用。坏掉的格子门，我也会从城里挑一些能用的带回来.....小姐，请你别难过，我很爱吃小麦饭，很有营养。"

"呜哇-静兰，对不起！老是给你添麻烦，要是我爹争气点，就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了！" "这点小事，小姐别放在心上。"

"我们红家根本付不起薪水，其他家仆早跑光了.....你却一直留着。堂堂一个朝廷武官却要替酒楼记账，代写书信，帮商家跑腿，全天下只有咱们红家这样使唤人。"

第4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(3)

好像是这样。静兰心想。

"你领的俸禄本来可以让你自己不愁吃穿，但是留在我们红家，全用在房子的维修费和生活费上头.....虽然如此，全家人还是不叫你离开，另寻更好的主子。请你原谅我们。话说回来，如果你找到不错的地方，就不要顾虑我们，没关系！""小姐。"静兰面露苦笑，打断秀丽的话，"真的不用放在心上，除非您赶我走，否则我不会离开您。我没有一丝怨言，反而很高兴能报答府上的恩惠。"

"恩惠？"

"十三年前，府上收留素昧平生的我。我早已下定决心，这辈子一定要报答府上的大恩大德，所以，小姐您不必耿耿于怀。"

"静兰....."秀丽的脸庞再度扭曲，"唉.....气死人！为什么我家沦落到这个地步呢？只有地位高高在上，一点用处也没有！"拍着秀丽的背，静兰感触良多地点头-红家的确"只有"地位高高在上，由"红"这个姓氏，便可窥见一斑。

彩云国领土划分成八个州，分别是蓝州、红州、碧州、黄州、白州、黑州、茶州、紫州。这些州名均沿袭旧名。六百年前，当时的国王心血来潮，下令统治各州的豪族改姓，蓝州侯改为蓝氏，红州侯改为红氏，依此类推，同时禁止平民与这八侯同姓，因此这八种姓氏便隐含着贵族之意。另外，由于朝廷所在的紫州，其侯为王，紫氏便成为代表王族的姓氏。

六百年后，各州从由地方豪族自治，逐渐改变为由朝廷委派官员治理，但七姓家族仍然存在。紫氏因属王室，另当别论。

昔日以贵族子弟为主的官僚阶层也向一般百姓敞开了大门。官吏任用制度-国试制实行以来，历经数十年，能够进入最后一关殿试的人，大多来自七姓家族。因为七姓家族在国试制伊始，便不惜耗费重

金培育人才，自然是族中人才辈出，声望如日中天。一旦晋升高官显爵，又可以获得丰厚的俸禄，对七姓家族来说毫无损失。

秀丽出身于七姓家族中的红家，是血统纯正的名门闺秀。红家在七姓家族中仅次于蓝家，堪称名门中的名门。相传，代表王族的紫色正是红与蓝混合的颜色，因此将红蓝两姓分赐当时势力最大的豪族。

第5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(4)

照理说来，红家小姐应该在大批侍女的簇拥下过着优渥的生活，再怎么离谱，也不至于在大街上哭喊着这个月只能吃小麦，账簿又是一片红，瓦片被吹掉了，担心屋顶漏水也实在没钱修补云云。

为什么堂堂红家小姐会有这般遭遇呢？原因或许来自红家的长子，也就是秀丽的父亲邵可，其生来温文尔雅，一派文人个性，不时引来外界的窃窃私语，批评其不足以担任一族宗主；其弟又才华出众。于是，邵可的父亲在临终前嘱咐由其弟继承下任宗主。原本就认为自己不适任宗主的邵可，自然是二话不说，甚至满怀欣喜地遵照父亲遗言。

然而在其弟继承家业之后，邵可的长子地位就有些尴尬了。经过多方考虑，他决定携带家眷离开红州。红氏一族不可能让长子流离失所，因此事先在紫州兴建府邸，也在朝中为邵可安排了一个高官之位。于是邵可举家迁到紫州，在途中收留昏倒于路旁的静兰，搬进现在的府邸。

所谓朝廷的高官，其实只是负责管理府库（图书馆）的可有可无的官职，很多人甚至不曾听过。因此，管理财政的户部经常忘记给邵可发饷，邵可又从不曾提出抗议，因此俸禄逐年递减，最后合府上下总共只有邵可、秀丽、静兰三人，必须靠工作养活自己。邵可经常埋首于府库的书堆里，不能指望他养家糊口，真正支撑家计的只有秀丽与静兰。

静兰回忆起过去，目光一时变得有些迷茫。

一开始，秀丽与静兰是比较乐观的，因为平时生活虽过得节俭，只要赚足三人的伙食费，日子应该有过办法活下去，孰料那座大得吓人的府邸，若要维持适合居住的环境，竟然要耗费一半以上的俸禄。邵可的俸禄逐年递减，秀丽与静兰的工作量只能随之增加。即使央求邵可，他也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一进入府库，整个人就心无旁骛。

"小姐.....小姐您真的很努力，日复一日，做完家务就到道观为孩子们教书，四处工作，直到日落西山。今天一定是老天爷赐给小姐的假日，况且不久我的俸禄也会提高....." 秀丽猛地抬头，脸庞漾开了喜色："意思是你又要升官了？恭喜你了，静兰！好，今晚我请客！" "呃？可是....." "放心！食材虽少，做法倒有很多变化，正好趁机施展一下我的功夫。等着瞧吧，我会烧一桌让你惊讶的美味佳肴！" 秀丽开心地往前走，静兰轻笑出声。并非因他的俸禄提高，秀丽是为他升官感到高兴，这份心意令他万分欣慰。

第6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(5)

"朝廷三师-霄太师？"

静兰一直对访客身份吞吞吐吐，秀丽咄咄逼问，答案却令她大吃一惊，差点把正要开罐的茶叶撒一地-好险，茶叶可是很贵的！足见静兰的回答多么令人震惊。

"朝廷三师"是国王的导师，其地位仅次于国王，虽然并未实际参与国政，却也是堂堂百官之一，权势甚至超过辈分较低的王族。况且霄太师是英名远播的先王的股肱之臣，为备受推崇、名望甚高的宰相。对秀丽而言，其地位岂止是云端之上，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人物。

"为、为、为什么霄太师会来见我？"

静兰也摸不着头绪。霄太师直截了当对他表示："老夫想与红家千金谈谈，请你代为转达。"一时间他甚至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。因为他无法将"千金"这个词与秀丽联系到一起，况且府邸里也没有人手代为转达，因为那位千金大白天都外出工作，不在家。

"现在只有我"那个"爹独自应付那位大人物吗？"

"是。"

"居然没端茶给客人？"

"老爷不知道茶具收在哪里。"静兰无奈地笑道，把当作茶点的包子摆在盘中。

厨房中，零乱的碗筷活像被小偷光顾过一般，最重要的茶具却原封不动。看样子老爷的确努力地想找出茶具，却徒劳无功，他做家务的能力让人不敢恭维。

"算了，至少懂得端茶给客人，爹能做到这一点，很不错了。"

秀丽深深叹了一口气，端起准备妥当的托盘。此时她的举手投足为之一变，背脊倏地挺直，步伐如同水一般流畅，优美高雅的动作令静兰折服。宫里的女官中，也不曾见过礼仪如此完美者。也因此，他

时常感到惋惜：倘若秀丽就这样在市井度过一生，实在枉费了一肚子的学问与教养。

一抵达客厅，室内传来的谈笑声令秀丽惊讶地挑起了柳眉。

"似乎聊得很投机，可是爹明明一点口才也没有，是两人臭味相投，还是霄太师刻意迎合？很有可能是后者，不，绝对是！"就在秀丽酝酿表情之时，静兰已步入客厅，面对主子与来客单膝跪地。

第7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(6)

"老爷，秀丽小姐已经回府。"

"噢噢，回来了？"一名男子站起身，脸上浮现平易近人的笑容，他正是府邸的主人红邵可。年约四十的他并未蓄须，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。"呃，那个……茶呢？"

见老爷忸忸怩怩地低语，静兰不由得发笑，答道："小姐端茶来了，还有老爷最喜欢的红豆包子。"

闻言，邵可的表情倏地一亮。这直率的反应令静兰险些失笑，他连忙丹田使力，因为在场并非仅有邵可一人，当庭笑出声来相当无礼。努力做出正经的表情，静兰缓缓开启门扉。

秀丽轻盈入内，将托盘摆放在茶几上，后退三步，双膝跪地。

"小女子秀丽拜见霄太师。太师专程前来，小女子不克亲身恭迎，徒令太师久候，深感歉疚。寒舍招待不周，还望太师多多包涵。"

说着，秀丽便双手合于胸前，行了一个完美的跪拜礼。

老人仔细地观察秀丽的一举一动，微微颌首，站起身，道："请起来吧，秀丽小姐。"

秀丽抬起脸来。岁月刻画的皱纹、覆盖嘴角的长须、充满睿智的双眸，背脊挺直的太师宛如一株百年大树。她不觉垂下头。

"今日得见霄太师尊容，小女子深感荣幸。"

"好了，好了，莫再多礼，坐吧。静兰大人，你也坐吧。"抢在打算坚辞不受的静兰之前，霄太师郑重表示，"此事与静兰大人也有关系。来，二位请就座吧。"

秀丽与静兰忍不住面面相觑：究竟有什么事？"能否替老夫倒杯茶？喝了不少水，腹部感到有些凉意。"霄太师略显难受地抚着腹部。秀丽往桌面一瞧，脸色顿时转为惨白。

看来爹找不到茶具，就直接拿碗端出水来。仔细一看，地上还摆了一个水桶，恐怕爹是拿桶从水井汲水，又在太师面前拿碗从桶内舀

水-又不是在饮马饮牛！要命的是，人家是朝廷文武百官中首屈一指的重臣！秀丽暗暗担心，却见邵可开心地笑着，想来是希望女儿夸奖他"礼数周到"。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心情，连忙奉茶。

第8节：1.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(7)

霄太师并未立刻进入话题，而是啜着茶，拿了个包子，吃了两口，惊叹道："真是人间美味，是秀丽小姐亲手做的吧？"

"啊，是，谢太师夸奖。"

盯着包子一个个消失，秀丽内心焦躁不已，明明希望霄太师赶快提到正事，话一出口却是言不由衷："您多吃些。"

千万不能让客人扫兴！这是已故娘亲的教诲之一。不可以主动相问，必须静待对方开口，在此之前必须尽力服侍客人，将自己摆在其次，这是招待访客的基本礼数。

秀丽不急不徐，小心翼翼地将茶水注入茶杯。静兰也一脸若无其事，不断往霄太师的小碟添上包子。

霄太师瞥了邵可一眼。邵可报以微笑，笑中带有些许得意，仿佛很自豪地表示："您看，这两个孩子很乖吧？"

沉默片刻，霄太师轻咳一声，放下茶杯说："秀丽小姐、静兰大人，老夫不请自来，还望海涵。老夫有事想拜托两位。"

秀丽与静兰闻言，正襟危坐。

"如果两位愿意接下这份工作，老夫会支付酬劳。"霄太师随即伸出干瘪的右手。

一开口就提钱，静兰不禁傻了眼，秀丽的反应则不同，她负责统筹全家收支，没办法拐弯抹角，一边精打细算一边作出响应："请问酬劳是多少？五十个铜钱、五百个铜钱？该、该不会是五两银子吧？"

霄太师得意地笑着，却迟迟不点头。秀丽感觉手心开始冒汗：这会不会是笔大生意？感受到两人之间诡异的气氛，邵可与静兰悄悄后退一步。

这时，霄太师两眼圆睁，只差没喊出"吓到了吧"。

"是-五百两-黄金！"秀丽眼神突变，她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数字。这个金额不仅能让一家三口整整十年丰衣足食，付足这座大而无

当的破旧宅邸的维护费与修缮费，甚至小小地奢侈一下-让全家人每天吃白米饭，也绝对不成问题。

"我接！叫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！" 不用再吃小麦饭！不用在下雨天拼命拿水桶接漏水！现在她只剩这些念头。

"那么，" 霄太师并未询问秀丽是否确定-要是不确定，可就糟了。" 静兰大人这段时间擢升入羽林军，担任陛下随扈。"

一口气跳了好几级，静兰一时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
接着，霄太师以严正的语气向秀丽宣布："秀丽小姐，请您入后宫做王妃。"

秀丽这一瞬间的表情，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奇观-事后，静兰如此形容。

第9节：2. 一国内幕(1)

2. 一国内幕

彩云国国王紫刘辉调查报告书 一、身家背景：男，十九岁。自幼母后早薨。父王（即先王，一代明君）八年前患病，一年前驾崩。他于半年前登基。排行第六，幺儿，上有五名兄长，其中四人在一场因先王卧病在床而引发的王权斗争之中同归于尽（真是一团乱）。另一人（二王子）很早以前便因罪流放边疆，因此王位便落到唯一幸存的王子手上，正所谓"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"。

二、治理朝政：完全不想，也没兴趣。从不上朝，国政全权交由大臣打理。

三、私生活：据传好男色，每晚召唤不同侍官侍寝，白天则四处游荡，不知所为何事。目前尚未迎娶任何嫔妃（除了红贵妃以外）。

"真不敢相信。"秀丽望着这五天来搜集整理的报告，表情十分僵硬，"这.....这就是我们的一国之君！"她好想趴在书桌上大哭，因为无论怎么调查，都是这个结果。

"难怪愿意出五百两黄金....."秀丽回想起当时，霄太师紧握自己双手，老脸上满是激动，宛如毫无退路。

"拜-托、拜-托、拜-托！你一定要让陛下恢复正常啊！"霄太师这段发自内心的呐喊，一直回荡在秀丽耳际。

"说得也是。不理国政，又好男色，简直就是昏君嘛！"再这样下去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国破家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"居然登基以后销声匿迹了半年，可见霄太师这些大臣有多辛苦。"秀丽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此时，传来细碎的脚步声。

"红贵妃娘娘。"

正当秀丽匆匆将文件收进书桌抽屉之际，一个十三四岁、外表惹人怜爱的少女已经来到门口，因紧张而不断颤抖，动作笨拙地双膝跪地，禀道："奴婢端花茶来了。"

第10节：2. 一国内幕(2)

"谢谢你。"秀丽回以优雅的一笑，少女便酡红着脸静静走近。瞥了她的长裙一眼，秀丽内心浮现不好的预感，果然，在下一刻，预感精确地转变成事实。

由于过度紧张，少女踩到自己的裙摆，绊了一下。秀丽灵敏地躲开茶杯，但一半的茶水已泼中肩头。她不以为忤，伸手扶住差点跌倒的少女，问道："不要紧吧？"

听到秀丽关心的问话，少女正要颌首，脸色却转为苍白。她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，不禁全身颤抖地瘫坐在地。

"奴、奴婢该死.....请红贵妃娘娘恕罪....."见少女神情激动，眼看就要拔下发簪刺向喉咙。秀丽暗中紧张万分，却仍然戴着"名门闺秀"的假面具，加以安抚："香铃，镇定点，我没事。"

"奴婢.....奴婢....." "发生何事？"一名高挑的女官听见茶杯摔碎的惊人声响，赶来查看。秀丽方松了一口气，唤道："珠翠！"神色严肃的女官年约二十七八岁，只消扫一眼，便已明白整个情况，随即向秀丽投来担忧的目光，问："秀丽娘娘，您不要紧吧？"

"没事，只是衣裳沾湿罢了。"秀丽抚着香铃因哭泣而颤抖的脊背，拼命眨眼打暗号，"你不要责怪香铃，设法让她冷静下来。"

"奴婢明白。香铃，你过来。"

香铃抓住珠翠的手，哭着颤抖地站起身，脸色惨白地望着秀丽。秀丽则面露微笑，试图令她安心。

"等你心情稳定下来，再替我端杯花茶过来吧，香铃。"

香铃明白秀丽的好意，不住地点头，泪水却泉涌不止。

等到房里只剩自己一人，秀丽才整个儿瘫倒在长椅上，疲累地仰头呼出一口气。被茶水泼湿的肩头传来凉意。她四处张望，想找些保暖的衣物。这时珠翠折返，手上捧着一条手巾。

"香铃情况如何？"

"镇定多了，一直哭着说要服侍您一辈子。"

秀丽不禁揉起额头，珠翠则苦笑着递出手巾。"秀丽娘娘，您在后宫的人缘可是与日俱增呢，不过您看起来似乎很累。"

第11节：2. 一国内幕(3)

"的确很累....."秀丽重重叹了一口气，接过手巾。好精致的刺绣！这么一条手巾的价钱足够她以前生活一个月，在这里竟当成抹布来用。"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，我居然会成为贵妃。我不如香铃教养那么好、家境那么富裕，不过是滥竽充数罢了。"

"您说的这是什么话！论家世与血统，香铃根本望尘莫及，您可是全国数一数二、名门中的名门-红家的直系千金！"由霄太师私下授意而成为贴身侍女的珠翠，是后宫唯一知晓秀丽的本性与入宫缘由的人，她又轻笑道："在家世、血统、教养、学问、应对进退等方面，您均有资格成为最完美的王妃，身为后宫女官长的奴婢可以保证这一点。您放心好了。"

虽然不善处世、家道中落，秀丽的双亲在家教方面却极为严格。尤其是母亲，在应对进退的礼仪上十分讲究。甚至身为后宫女官长的珠翠也对秀丽扎实的演技大表赞赏："完全展现出一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、从未拿过比针还重之物的名门闺秀的风范。"

说来说去，这还不是为了贴补家用磨炼出来的。家庭副业当中，利润最好的工作就是担任有钱人家的临时侍女，受雇参加宴会。活计大多于一天内结束，报酬也相当可观。但对方多是看重门面的有钱人，即便临时雇人，对应对进退的礼数也要求严格。不过秀丽一向表现得可圈可点，这已成为她的固定工作-原来懂得礼数章法也可以赚钱，女儿衷心感谢您的教导，娘！"此外，记得令尊是府库的主管，对吧？官位虽大但无法干预国政，身边也没有企图利用贵妃的权势耀武扬威的亲族。秀丽娘娘可以自由行动，不但不会影响国政，也不必在意周遭之人的想法，这正是最理想的可指导陛下的贵妃，不是吗？"

"当时，霄太师也对我说过相同的话。"

那位老先生还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，恳求道："真的，真的只能靠你了啊！听过邵可大人的说明，老夫就认定你了。调查过全城

人，你正是最佳人选！光有名门闺秀的身份地位是不够的，必须熟悉市井生活、拥有高深的学问与教养，还要敢作敢为，而且须一心一意为陛下着想！”被褒奖成这样，假使秀丽还拒绝，这位老先生很可能当场咬舌自尽。

第12节：2. 一国内幕(4)

"有工作期限，又有报酬，又包衣食住行。对方好男色，也不用担心侍寝的问题，类似于为人矫正坏习惯....."秀丽仔细考虑之后，觉得这个工作条件还不差，当接了一个有点奇怪的长期副业就好了，她这样拼命暗示自己。此外，秀丽对国王也有一份好奇心，才会答应这个离谱的请求。

既然答应了，就必须尽力去做。好男色这个方面不便干涉，不过应该想办法让陛下亲临国政，这正是秀丽进入后宫的任务。

"可是，如何才能见到陛下呢？"

进宫已过五日，陛下依旧是音讯全无。秀丽托着脸颊，轻轻叹息。

"五天了！"宫城的某间房内，霄太师对着两名同仁伸出五指，"陛下仍然没有前去见秀丽娘娘。"

"两人不见面，就没戏可唱了。"

这名板着脸嗤之以鼻的人，正是朝廷三师之一宋太傅。

"嗯，这倒是没错....." 这名慈眉善目、一脸困扰的人，亦是朝廷三师之一茶太保。

虽然三人担任的是不再过问国政的闲职，但过去在先王身边，他们均是叱咤风云、精明干练，堪称重臣中的重臣，其影响力仍然相当深远，说他们才是文武百官实质上的领导者，亦不为过。

"不成！就算拆了咱们这几把老骨头，也得想想办法！" 这话令另两人蹙起眉头。拆掉老骨头的说法，听起来蛮刺耳的。

霄太师连忙取来纸笔。"总之，先让两人见个面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秀丽小姐。可光是要找出咱们那个浪荡的陛下，秀丽小姐就得费不少心力啊。"

"嗯，说得也是。"

"看来也不能期待陛下采取主动....." "就是啊！那咱们就来安排一场命运的邂逅。"

另两名老臣又蹙起眉头：命运的邂逅？地点该选哪儿好呢？霄太师侧着头，忙不迭地在纸上书写。

"好！在默林开个茶会，喝梅茶吃梅包子如何？"

"别闹了！"霄太师正写下默林、梅茶、梅包子几个偌大的字时，被宋太傅一把抢过手中的笔，骂道："这哪儿叫命运的邂逅，和一般的老人聚会有什么不同？"

第13节：2. 一国内幕(5)

茶太保也无奈地摇头，说："霄，真拿你没办法，谁叫你活到这把年纪了还孤家寡人一个，根本不了解年轻人所谓"命运的感觉"，你这条路完全行不通，一定要充满戏剧性才行！"于是，统领朝廷的三名老臣的讨论，一直延续到东方露出鱼肚白。讨论十分激烈，女官们也不敢轻易送茶送水，以免打扰，没有人知道这次讨论的主题是"命运的邂逅"。

翌日清晨，秀丽带着多做的包子前往府库。

秀丽习惯在思索之际，手边同时进行其他工作。她一贯的原则是：与其呆呆地思考，不如边想边工作，才不会浪费时间。如果做的是副业，还可以赚点外快，可谓一石三鸟。不过身在后宫，别说副业，甚至连工作也没有，为了转换心情，顺便思索事情，她昨晚要求珠翠带路，偷偷潜入厨房做包子，结果陷入沉思，做了太多包子。

没关系，反正有人帮着吃。秀丽的父亲邵可相当疼爱女儿，对甜食也十分喜爱，经常喜滋滋地将女儿做的包子带到府库，有时还央求她多吃一些，大概是同僚之中也有人喜欢吃点心。

"啊！今天很难得地没有人在呢！"秀丽觑了府库一眼，确认内部无人，不禁杏眸微瞠。府库性质虽然接近内廷，却属于外廷机构，后宫嫔妃擅自前来等于触犯大忌，更何况秀丽身为贵妃。不过邵可位居主管，早已详细告知她不易遇见官员的时间及路线。

早上，或许因公务繁忙，除了邵可，府库内几乎空无一人，因此与父亲共度午前时光成了秀丽每天的惯例。没想到今天连父亲也不见人影，不过他可能在某个办公房里钻研书本。

"谁叫这里有这么多好书，连我也宁可沉迷书本，忘却世俗杂务。"来到这里，秀丽才渐渐理解父亲为了书本，甚至把名利忘得一干二净的心情。

先准备茶具，烧开水泡一壶茶吧，今天的茶带有果香。秀丽正要打开茶叶罐，窗外飘入一股樱花香气，她不禁抬起脸来。

樱花提早绽放了。

秀丽将手上的茶叶罐与茶具一起收进大小适中的竹篮，提着步出府库。

第14节：2. 一国内幕(6)

"哎啊，现在可真闲啊，绛攸。"

府库的某个办公房里，蓝楸瑛托着脸颊眺望庭院景色。

李绛攸闻言，浑身一震，却没有回应，仍然冷漠地翻阅书本。

明知好友不悦，楸瑛却继续说道："我的工作原本就是保护陛下，你却在霄太师的要求之下，硬被调来担任陛下的随扈，结果现在还见不到陛下，对吧？"

绛攸的太阳穴冒出青筋。

"无所事事，无处可去，没有工作，又不得不上朝。你一定是招惹顶头上司了。原本我们两人是年轻有为、行情看涨的文官与武官，想不到你现在加入花瓶官员一族。"

楸瑛满不在乎的语气让绛攸的手开始打战，这是发怒的前兆，身为他多年知交的楸瑛暗中判断。少有人知道楸瑛这位享有"当今朝廷第一才子"美誉、自诩"理性如铜墙铁壁"的朋友，其实暴躁易怒。作为少数知情人士之一的楸瑛则自愿当出气筒，反正这阵子没什么娱乐，揶揄这位生性认真的朋友，比一般娱乐有趣得多。

"你身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，本来行情看涨、前途无量，向来在吏部第一线十分活跃，现在却每天无所事事，窝在府库读书，这该说是天下太平呢，还是朝廷包容性太强？担任陛下的随扈，感觉像是变相贬职。"

"闭上你那张净讲些废话的嘴！"随着一声怒吼，约有四根手指厚的书本以惊人的速度迎面飞来，楸瑛轻易闪过，单手接住，吹了声口哨，赞道："漂亮！你很适合加入羽林军。如何？干脆辞掉文官改当武官好了。"

"叫我去保护那个昏君，就算要我的命，也是免谈！"绛攸用力敲桌子，大吼道，"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真碍眼，快给我滚！""噢，你怎么对好朋友这么无情！""鬼才是你的好朋友！"绛攸骂道。但楸瑛全当成

耳边风，说："因为我虽然身为陛下的贴身护卫，却不知陛下人在何处，和你一样闲得很。"

"要消磨时间，到别的地方去！" "因为来找你最容易消磨时间！" 楸瑛暗自低语，"一个月了吗？"

第15节：2. 一国内幕(7)

"一个多月了！本大爷完全无事可做！" "没关系，当成你的长官难得地让你休假就好了。"

"他哪儿会做这种事！不用想也知道，他对我心存不满！"当初，他那么坚决地拒绝过了，长官仍然带着平静的笑容，明快地表示："绛攸，我决定做的事，你以为你拒绝得了吗？"

"还说什么"凡事都是一种经验，好好努力"，根本找不到那个昏君，这算哪门子经验！" "有本事就当面对吏部尚书大人抱怨啊。"楸瑛这番话堵得绛攸哑口无言。没错，绛攸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嘴之力。这位长官表里不一，为人阴险狡诈。由于诸多因素，绛攸在他眼中根本是一只百依百顺的雏鸟，关键时刻必败无疑。因此绛攸这次也败下阵来：顶头上司一时心血来潮，把他借给了霄太师，结果他现在落到这个下场。

"没关系啦，霄太师不是想好对策了吗？"

"对策就是替陛下娶老婆吗？"绛攸气冲冲的模样活像只毛发倒竖的猫。楸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"你讨厌女人的毛病还是改不了，不好好利用足以与我匹敌的俊美容貌，实在可惜，想想有多少男子想跟你交换长相。你啊，真是平白损失了半个人生。"

"好啊，要换就来换！一跟女人扯上关系，从没好事！我才不懂你怎么那么喜欢女人！" "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简直是枉做男人。"说着，楸瑛将目光转向吊窗，冷不防挑起眉- 一张熟悉的面孔经过长廊。"哎呀！那是....." "楸瑛你听着，女人比那些妖魔鬼怪更难缠.....怎么了，看到羽林军的部属了？"

"是啊，这个人前些日子才破格升入左羽林军。"

楸瑛兴味盎然地笑道。他在左羽林军官拜将军，职位仅次于大将军，以二十四岁的年龄来说，可谓平步青云，但他并不以为意。

"这个人名叫茈静兰，武功相当高强，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是一名小卒....." 绛攸眉心聚拢：茈静兰？似乎听过这个名字。

"当初他是霄太师推荐的，因为他来自甫入宫的红贵妃府上。前些日子，我还跟着他前往问候红贵妃。"

第16节：2. 一国内幕(8)

绛攸睁大双眼，一想起楸瑛平时风流成性，不由得揪住他的前襟，逼问道："喂！你该不会已经动手了吧？"

"哈哈，如果她不是邵可大人的女儿，我也许会有这个念头。"

"邵可大人....." "没错，就是几个你尊敬的人物之一的女儿。"楸瑛微笑道，"我对那位姑娘很感兴趣，本来还打算把她列入名单呢！"够、够不到..... 秀丽像只青蛙一样不停地跳向最近的樱花树枝，樱花明明近在咫尺，仿佛伸手就摸得到，可总是差一点，让她愈想愈不甘心。尽管失败了好几次，她半是不服气，仍然执意伸长手臂。

"你想摘花吗？"

身后传来年轻男子的声音。本以为四周无人的秀丽吓得差点魂飞魄散，条件反射地回过头。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袭来，她不禁闭上双眼，耳边听见树叶的声响，梳理整齐的秀发随风飞舞而上。被顽皮的风吹落的樱花花瓣，则如雪片般飘散而下。眼前的光景如幻如梦，但樱花尚未盛开便已散落，让秀丽有些可惜，接着，她才倏然想起身后的神秘男子。

秀丽转过头，不禁睁大双眼。这男子五官明朗、身材颀长，她还是头一次看到足以与静兰匹敌的美男子。不过，假如此人是朝廷官员，衣着打扮未免太朴素，头发不经梳理，只是随意束起，那条腰带倒是高级品。自己总爱对人称斤论两，这不免让秀丽感到悲哀。

他究竟是谁呢？思索之际，察觉男子手上握着樱花树枝，秀丽忍不住喊道："你、你把树枝折断了！" "我不是有意的，突然吹来一阵风，把我吓得....."男子看看树枝，又望望秀丽，然后窘迫地递出樱花树枝，"你要吗？"

"我本想摘樱花来泡茶。"秀丽面露苦笑，利落地打开专门携到庭院来的茶具篮，瞅着折断的树枝，"但还是很谢谢你，樱花真的很漂亮，我会好好装饰在房里的。"

她绽放的笑靥令男子眨了眨眼，他不知所措地急急别开视线。秀丽在泡好的茶中摆进一片樱花花瓣，取出竹篮里的包子，摆在白纸上。

第17节： 2. 一国内幕(9)

"来，请用茶与点心。"

男子颌首，缓缓拿起一个包子大口咬下，咀嚼了几下。顿时，他睁圆双眼，交互望着包子与秀丽，询问道："你是.....邵可的女儿？"

"呃，是的，你怎么知道？"

"因为这个包子和邵可经常带来的味道一样。"

秀丽暗地一惊：原来爹时常要求多做一些包子，就是给他吃？

"孤.....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包子。"

毫不掩饰的低声赞美令秀丽不觉莞尔，受人夸奖的感觉很不错。"谢谢，我是红秀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"

"名字？"

"没有名字，就没办法称呼你呀。"

男子沉默下来，手指抵着下颚，好似遇上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。半晌，他才以极为微弱的声音咕哝道："我姓蓝....." "你是蓝家的人？"

"是的，我叫蓝楸瑛....." 秀丽愣住了，记得这是这几天才听过的名字，不仅听过，还见过本人。

"您就是红贵妃娘娘吗？"

那是静兰带来的、据称是其长官的青年，感觉像是硬跟过来的，在许多方面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。那青年虽然面带笑容，彬彬有礼，但自始至终并未行跪拜礼。

当时，秀丽觉得自己仿佛被一只英俊而高傲的野生猛兽上下打量。此人即使脸上挂着优雅的微笑，提出的问题也十分尖锐，回答他的问题，还真是绞尽脑汁。这样的人，不可能说忘就忘。

"哦，你叫蓝楸瑛啊....."秀丽托住粉颊，看着另一个"蓝楸瑛"。

男子游移着视线，边吃包子边嘟嘟囔囔地转移话题："邵可的女儿怎么会在这里？"

秀丽一时语塞。"呃，我是进宫.....当侍女....." "侍女？那邵可没有意见吗？"

"大、大概是觉得没这个必要吧。"这次轮到秀丽全身冷汗直流。若是女官还说得过去，她身为贵妃，再怎么没常识，也不能在没有侍女陪同时擅自来到外廷，因此，她当然不可能表明自己的身份。

"邵可的女儿啊....."男子目不转睛地瞅着秀丽，秀丽则全神贯注地凝望樱花树，完全没有察觉对方的视线。

第18节： 2. 一国内幕(10)

"樱花开得好美....."秀丽微眯起眼，凝望樱花的神情看似欢喜，又透出淡淡的哀愁。

冷不防，一根手指伸向她的粉颊。

"呀？你做什么？"

男子用手指梳着秀丽的发丝，轻柔的指尖抚上鬓角，她不觉红了脸。拉开彼此的距离之际，只见他的指尖沾着一片樱花花瓣。原来如此。

"喜欢，还是讨厌？"男子简短地询问道。秀丽睁大杏眼，不明白其中含意。接着，她注意到男子的视线一直停在樱花树上，才恍然大悟。

"我喜欢樱花，很喜欢。可是我家的樱花树已经枯了，所以一时之间.....有点触景伤情吧。"

"枯了？"

"是，呃，不只樱花....."秀丽并未说下去，因为她望见男子要伸手拿第六个包子，心头倏地一惊，随即拍了他手背一下，"不行！你想吃几个才够啊？已经第六个了，不是才用过早膳吗？我先包好，你留着慢慢吃。"

男子乖乖地缩回手，望着刚才被轻轻拍打的手背。

"喂，怎么了？把你打痛了？"见男子盯着手背，秀丽连忙询问。

"没有.....只是吓了一跳。"

秀丽一边把包子包好，一边觑着男子。男子脸上完全没有变化，并非面无表情，也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，宛如一直注视着远方。好奇怪的人，秀丽暗中想道。

此时，男子正色凝望秀丽。"可我还没用早膳，再给我一个包子好吗？"

什么？秀丽杏眼圆睁。“这怎么成！早膳一定得吃！人在饿肚子的时候最没出息了。”她表示“只能再吃一个”，然后从纸包里取出一个包子。

“来，喝茶吧，吃太多甜食会反胃的。”秀丽沏了一杯浮着樱花花瓣、香气浓郁的茶。男子眯细双眸，顺从地啜了一口，低声道：“邵可泡的茶都好苦，没想到茶是这么香。”

秀丽感到全身虚脱。居然喝到爹泡的那种苦得要人命的茶，这真是个不幸的人。

“非常抱歉，请不要对家父的手艺抱有期待。不过你明知茶很苦，却仍然喝下去，真是个……好人。谢谢你。”

第19节： 2. 一国内幕(11)

一时不知如何面对秀丽的笑容，男子别开视线。

"还有，你的嘴角粘了馅粒，看起来真像个小孩子。"秀丽轻笑着，伸手拨掉他嘴角的红豆渣，"包子屑还掉了一地。"

"我已经十九岁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"

"哎呀，是吗？和陛下同年呢。"

"蓝楸瑛"的视线再度游移不定。秀丽试探道："不知怎样才能见到陛下....."男子蹙眉问道："你想见陛下？"

"是啊。"

"见陛下做什么？"

"嗯，想和他聊聊。"秀丽心想，再待下去不是办法，因为彼此之间隐瞒了太多事。"我该回去了，不能在这里久留，况且家父也不在。"

秀丽噓了一口气，站起身。男子却伸手抓住她的手腕。

"啊？有什么事吗？"

"没....."看来被询问的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伸手。男子交互望着秀丽的脸庞与他下意识抓住的纤细手腕，踌躇着低声说："我、我和陛下很熟，有什么事，我帮你转达好了。"

"静兰！"静兰为寻找国王来到府库，见长官从其中一扇门扉探出头来，他着实吓了一跳。"蓝、蓝左将军！""你过来一下。"

硬是被拖进去，静兰望见房内的另一名青年，不禁睁大眸子。这名青年佩戴着象征地位相当高的文官官职的玉佩。

"你第一次见到绛攸，对吧？他是我多年的老友李绛攸，任职于吏部。"

"谁是你多年老友？是我交友不慎好不好！"绛攸当场啐道。静兰则讶然注视着他，问："难道是.....李侍郎？"

"哎呀，不愧是绛攸，这么出名。"

李绛攸，年仅十六便高中筛选严格的国试之榜首，成为全国有史以来以最年轻的状元，一直仕途亨通，备受重用。二十二岁的他已官拜相当于吏部二把手的侍郎之职，传言他将来很可能成为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宰相。这位拥有"当今朝廷第一才子"美誉的青年，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

"可是，吏部早上应该很忙，您为何会在府库呢？"

静兰的无心之问让绛攸的太阳穴顿时暴出青筋，楸瑛忍俊不禁。

第20节： 2. 一国内幕(12)

"当然是来办公啊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"自诩"理性如铜墙铁壁"的绛攸为不负这个称号，勉强压抑怒气，"听闻你来自红贵妃府上？"

"啊？呃，是、是的....."静兰朝着泄露最高机密的长官投以怨怼的眼神，楸瑛却摆出一脸无辜。

"她真的是邵可大人的千金吗？"

"是，您熟识老爷吗？"想不到朝廷第一才子居然认识位高但无权的邵可。

"因为我在府库受到邵可大人的.....许多关照，另外，想请教一件关于刚进宫的贵妃的事。"

此时，眺望庭院的楸瑛讶然出声："绛攸，你看，你找了一个多月都找不到的人就在那边。"

绛攸猛然回身，双手紧抓窗槛，力道几乎要握碎边框，激动地大骂："就是他吗？那个昏君！整日荒废朝政，却在这里闲晃！"楸瑛则略显意外地挑眉。"今儿个是吹什么风来着？向来以好男色闻名的一国之君，居然和女人在一起。哎呀，那位姑娘是....." "小.....小姐？"

静兰的话令绛攸整个儿僵在原地。

"我必须离开府库了，很高兴能结交家父以外的茶友，况且静兰这段时间也很忙。我通常在这个时间来府库，届时您若有空，再一起泡茶。"秀丽表示。

"你不是有话要找陛下说吗？"

"是的，不过如果不能当面说清楚，就没有意义了。"

"....." "你每天这个时间都有空吗？"

"有。"

秀丽闻言，双眼为之一亮，但男子似未察觉。

"哦，那就明天见了。"秀丽若无其事地转过身，不料男子竟尾随在后。秀丽回首道："有、有什么事吗？"

"我送你.....回房。"

秀丽心头一惊-让他跟随到贵妃寝宫不太妥当。"我一个人知道怎么回去，放心好了。"

听到秀丽婉言辞谢，一瞬间，男子脸上掠过与端正的五官格格不入的表情，有如一只被抛弃的小狗，不过他未多加坚持，只是顺从地点头。

从翌日起，秀丽与"蓝楸瑛"每天都在府库泡茶。

第21节：2. 一国内幕(13)

虽然是大清早，但男子总是率先抵达府库，等秀丽一到，便冷不防冒出来，接着小心翼翼地凑过来。秀丽觉得宛如一只体积庞大的小狗在向她撒娇一般。男子的表情并无太大波动，不过一看见秀丽带来的点心，就会立刻一脸开心，所以愈看愈像小狗。

府库的主管邵可见到两人，不禁露出惊讶，但并未多说什么，还高高兴兴地与他们一同泡茶，闲话顷刻，便以"还有工作"为由进入办公房，把剩下的时间留给两人，这就是每天的惯例。

秀丽聊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题，男子大半时间负责倾听，无论什么话题，他总是认真响应，逐一发表感想。

如此，约过了五日，这一天，男子从书柜旁走出，有些不自在地问道："你就是.....红贵妃啊？"

面对突如其来的这句话，秀丽不动声色。她早已做好心理准备，知道自己的身份总有一天会被揭穿，只是比想象中更快。

"啊，你知道了？"秀丽一如往常地泡着茶。男子则面对面坐下，拿了个月饼，定睛凝视她。不等对方开口，秀丽便主动表示："很抱歉，让你失望了，你一定以为贵妃应该美若天仙吧？"

见男子老实地点头，秀丽脸色一僵。虽然话是她自己说的，但按常理说，对方怎么可以点头呢？不过她明白自己相貌平平，也不便多说什么。

"其实并不觉得失望。"男子低声补充的这句话，并未传进秀丽的耳里。"听说是霄太师拜托你来的。"

"没错。"

"要规劝陛下回朝理政？"

"哦，你很清楚嘛。"秀丽笑着望向男子，"今天天气不错，要不要再外出赏樱喝茶？"

我要告诉你樱花的故事-秀丽如此说道。

树林的深处，秀丽在一个偌大的池畔坐下，男子随后坐到她身旁。初春略带凉意的风吹拂而过。秀丽闭眼感受风的轻拂，陡地仰面躺下，眼前只见落英缤纷。

"我家.....很穷。"秀丽拈起沾在鼻尖樱花花瓣，出神地凝视，"家父虽然出身红家，却仿佛被逐出家门一般来到紫州，而且不擅谋生之道.....家母也不谙人情世故。因此在家母过世之后，家中随即变得一贫如洗，家仆只剩静兰一人。"

第22节：2. 一国内幕(14)

男子骤然抬首，复诵着静兰的名字。秀丽见状，只微微一笑。"也许你见过他，这些日子他才被特别拔擢，进入左羽林军，担任陛下的随扈，大多时间都在中央宫。"

秀丽将双手举向空中，一位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绝不会有这么一双粗糙的手，手掌总是处处皲裂。

"日复一日拼命工作，我的手不像千金小姐的那样又细又白。我望见自己的手就忍不住叹息，好丑.....可是没关系，只要能让爹、静兰和我三人生活下去，我可以忍耐。"

生活长期困顿，饭桌上总是只有那几样菜。从早到晚不停工作，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的日子。

"反正穷也穷惯了，不过我一直祈求，这辈子决不要再遇到那样可怕的时期。"秀丽闭上眼，"就是八年前的.....王权斗争。"

此时，花瓣不断纷飞而下。男子徐徐俯望秀丽，秀丽淡然地说下去。

"自从先王卧病在床，朝廷便因王权斗争，导致朝政日渐荒废，居住在城下的我们也遭受池鱼之殃。毕竟清官良吏的恩泽并未广被，一些卑官下吏横行霸道、中饱私囊、囤积居奇。由于连年天灾，物价转眼间暴涨，我和静兰拼了命工作，也只够一天喝一碗薄粥，这样的生活.....过了好久好久。"

这是男子从未体验过的生活。

"不工作就没有饭吃，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那段时间，不管怎么努力工作，就是吃不饱.....家父不做学问，也不入朝为官，一心研究如何增加作物产量、确保水源，以维持全镇民众生活，可惜只算是临阵磨枪。我们的能力十分有限，恐怕对众人最有帮助的是我家的庭院。"

秀丽笑了，但笑容为何看起来那么悲伤呢？男子不解。

"我家庭院有座大池塘，还种了许多果树，可以让众人分享。但是后来，池中连一尾鱼也不剩，果树也要等十多年才能重新结果，因为连花瓣也全被吃掉了，所以我家的果树现在什么都不长，只剩光秃秃的树枝，好惨！"男子忆起秀丽注视樱花时的侧影，以及说"我家的樱花树已经枯了"时的神情。她凝视美丽的樱花时，眼神中不仅仅含有欣赏。

第23节：2. 一国内幕(15)

樱花凋谢了，秀丽家的庭院中再也无法看到淡红色的花瓣。她想不起樱花树的花朵与树根是何时被吃光的，好像是在庭院的果实全被吃完之后吧。那时，池塘中的鱼儿早已不见了。

"许多人在我眼前死去，猫狗、小鸟、花草都被吃光了。凡是会动的东西，甚至连老鼠、蜘蛛，所有人都拼命抓。但食物仍然不够，于是百姓在宅邸门口大排长龙，家父检视庭院里的花草与树根，与静兰一起摘给排队的人。几乎所有贵族都紧闭门扉，坚固的大门外躺着许多饿死的人。我与家父、静兰过滤偶尔降下的雨水，以备饮用。静兰负责劳动，爹负责种植作物，我则到医馆帮忙....."那时，秀丽一天下来有数度差点昏厥，只能努力忍耐，颤抖无力的手不停地以二胡拉奏挽歌，最后眼泪都已流干，连眨眼的力气也没有。她甚至觉得活着就是为了死去，不明白为什么要活得如此痛苦。

然而，看到最重要的两个人的笑容，秀丽就会开怀。她在少到不能再少的食材上努力变换做法，洗涮扫地补衣，样样都尽力完成。每晚她为疲惫的两人拉奏二胡。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，她一定去做。

望着两人日益消瘦，每一天，她内心都充满恐惧，只能不断祈祷-不要丢下我，不要离开我。

"我好害怕爹和静兰突然死去，会不会某天早晨醒来，他们已经成了冰冷的尸体？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他们死去，留下我一个，与其如此，还不如先一了百了。无论睡着醒来，我随时感到惊恐万分，精神几乎要错乱了....."不要丢下我-这句话令男子的脸微微扭曲，过往的回忆随着胸口的痛楚再度苏醒，因为他也曾经在每个夜晚低吟着：不要离开我，不要丢下我！"回想起来，那时每天都过得紧张兮兮的！"开朗的声音让男子回过神来，擦拭额头不觉渗出的汗水。秀丽站起身，对他笑道："也因此，我才愿意进宫。"

"呃？"

"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，才会接受霄太师的要求，来到这里。"

第24节：2. 一国内幕(16)

飞舞飘散的樱花，是一种象征，象征着哀愁、泪水与和平。

"历经了太多的痛苦与悲伤，我再也不想尝到那种感觉了，不想再慨叹自己的无能为力了。这一次，只要是做得到的，我就要试试看。"

八年前，秀丽失去了许多。她的掌心太小，抓不住那些从指尖掉落流逝的、无可取代的珍贵事物。

"我不敢奢求.....非得照着我的期望去做不可。"秀丽并未指名道姓，"我不会笨到要求国君开创一个所有民众幸福美满的朝代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幸福并非想要就能给予的东西，而是一种感觉，必须自己主动争取才有意义。至少我这么认为。"

男子缓缓眨眼，宛若听到了前所未有的说法。

"幸与不幸来自个人的感觉，因此一国之君不需要为这种事负责。我只祈求，每个人都能过自己想要的人生。"

见到男子不解的目光，秀丽轻笑起来。

"人生是属于自己的，自己在一生当中会做出许多选择。这个世间并不公平，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。可是任何情况下，一定有两条以上的路可以选择，自己必须选定方向、勇往直前，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幸或不幸，也取决于自己。看起来多么不幸、多么不合理的人生，也是这样。"

"....." "有时，人生也会遇到无法选择的时候。例如长年累积下来的心血突然在一夕间被海啸冲毁、卷走，破坏殆尽，而这场海啸的发生并不能怪罪任何人。这时，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重要的东西不断消失，没有人能抵抗足以吞噬一切的海啸，活下去便成为唯一的目标，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保命才是最重要的。人生，没有所谓幸或不幸。"

"....." "如果是天灾，只有逆来顺受，是无法与之抗衡的；但如果是人祸，就很难收拾了，如同八年前一般。"

秀丽话中所指为何，男子可以理解。因为他也曾经亲眼目睹，就在王宫之中，就在王座旁，就在父王的病榻边..... "但人祸是可以事先预防的，对吧？"秀丽直视男子，蕴含着坚定意志的眼眸十分美丽。即使炫目，男子也不愿移开视线，他觉得错过实在可惜。

第25节： 2. 一国内幕(17)

"所以，你才进宫？"

"是的，因为很多事能以人力加以扭转。"

秀丽的话和她的微笑，深深回荡于男子心中。

"这么说，并非将全部责任推给国王，但有些事是升斗小民如何努力也做不到的，这些不正是国王的工作吗？陛下如果偷懒就不对了，明明只有国王才做得到的事，国王不做，要由谁来做呢？"

一番话简单明了。男子无语，凝望秀丽。很不可思议地，她说的一字一句轻易淌进他的心坎。

"话说得简单，其实我觉得国王并不好做。"秀丽啜了口冷掉大半的茶，目光直指男子，"必须密切注意国内情势，还要多方涉猎，责任与压力一定非常大，因为国王的一举一动，甚至可以主宰黎民百姓的悲与喜。我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荒废政事，既然登基了就该认命，我一定会要求他努力尽到一国之君的责任，也会陪他一起努力。"

"什么？"

"陛下是排行最小的王子，或许从未学习过如何处理国政，那我就跟着一起学习，在他压力沉重的时候全力支持他；他害怕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；他心中有多少怨言，我一概洗耳恭听；他想哭的时候，就尽管让他哭出声来。我不是朝廷大臣，他不必在我面前掩饰自己。我不是来做生育工具，也不是特地来谴责"你"的-我是来扶持你的，从旁扶持你成为独当一面的国王。"

男子徐徐睁眼，因为这番意外的说辞，目光惊慌地闪躲。

"我对陛下的要求只有一个：希望陛下全力预防海啸的发生。每个人均有选择人生的权利，请不要剥夺这个权利，因为这正是人活在世上最大的尊严。"秀丽站起身，掸了掸泥土，俯视仍坐在地上的男子，"以上这些，就是我想对陛下说的话。"

"....." "既然你与陛下很熟，可以把这些话转告给陛下吗？"秀丽微笑，"另外，如果陛下有这个意愿，午后我会在府库恭候御驾光临。麻烦你转达。"

秀丽返回府库途中，发现静兰从树荫下探出头来，不觉吃了一惊。"静兰，你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"

第26节： 2. 一国内幕(18)

静兰无言以对，一脸为难。因为从那天起，他便被绛攸与楸瑛强拉去偷窥秀丽与陛下下的情况。"小姐，刚才那位公子的身份....." "我早就知道了。"秀丽叹息，"一开始我问他名字，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？停顿好半晌，才说自己叫蓝楸瑛。"

"那是....." "他不会说谎，应该说他不习惯说谎。他不但行踪鬼祟，随意披了件常服在王宫里四处溜达，还笨笨地说出自己的年龄，甚至说"与陛下很熟"-看不出端倪才奇怪。"

"那么....." "总之，我已经正式宣战了，就看他午后会不会来。"

"如果不来呢？"

"那就另外想办法，非逮住他不可。静兰，到时就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"

静兰很机灵地不置可否，一直保持缄默。

樱花如雨，轻轻洒落，秀丽抬首道："我说的话，他应该听懂了。"

"此话怎讲？"

"本以为他是个无药可救的昏君。当面与他谈过，印象完全改变。他个性率真，虽然蛮孩子气的，但并非暴躁易怒，也不骄矜狂妄；即使表情鲜有变化，却算不上冷漠；嘴里经常振振有词，表示他并不笨；而且他很认真地听我说话。专心听别人说话的人，应该是明理的人。"

这五天来，秀丽一直在审视对方。无论是用字遣词、举手投足、反应态度，秀丽对他观察入微，而他也等着秀丽调查出他的身份。

"没有想象中那么糟，应该说，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国王。"

静兰笑着重重颌首。"没错，我也这么认为。"

"你以前就很偏袒陛下，不过.....嗯，我多少知道你的理由了。"

一个与王位根本沾不上边的小王子，一日突然被推上王座，完全没有身为国王的自觉，甚至没有人强迫他去学习，唯一值得依靠的父王也正卧病在床。这位小王子当初并未参与王权斗争，因而幸免于难。从霄太师口中得知，王权斗争落幕到半年前新王即位，这段空白时期，朝中所有大臣均为国家重建与先王病情忙得不可开交。被冷落在一隅的他，究竟是什么心情呢？倘若他还不至于自暴自弃，那就有救，遇到难关，只要努力克服就行了。秀丽就是为此而来。

第27节： 2. 一国内幕(19)

"我会尽力而为，假如成效不彰，只好摸摸鼻子打包回家去....."
"小姐您放心，今天午后，陛下一定会亲自驾临。"

"说得也是。想想当初开设私塾，也是由于陛下的缘故。那时还不知道女子不得参加国试，每天跟着爹拼命用功，一心想考上，做了官辅佐国王，建立一个富足安乐的国家。"

"小姐总是念着："我考上文官，最后一定能当上宰相。静兰当武官，职位也会不断升迁，我们两人携手共创太平盛世！"然后就着月光苦读。"

"就是呀！我也很想去看看仙洞台，发誓总有一天要进入王城....."得知无法参加国试之后，秀丽开办私塾，不收任何学费。她心想，若自己无法参加国试，就把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，希望有一天培养出足以辅佐国王的优秀人才。

"小姐.....您表现得很好。"静兰轻轻拥住秀丽，秀丽咬牙紧揪着他。

一颗颗泪珠从粉颊滑落，秀丽无声无息地哭了。八年前，似乎是非常遥远的过去，对她而言却宛如昨日的梦魇。刻画于心灵的伤痕很深，秀丽迄今仍在夜半眺望永远没有春天的庭院，独自饮泣。静兰心知肚明。

历经了八年的岁月，秀丽好不容易绽开笑颜，假装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一般，回顾着一切。然而，要挖掘出那噩梦般的回忆，究竟需要多少勇气？能镇定地叙述这些，又需要多少力量呢？静兰悄悄拨开秀丽紧握的拳头，碰触到她手中渗出的鲜血。她使尽全身力气握紧拳头，力道之大，甚至让指甲刺破了掌心。即使如此，秀丽仍然说了出来-一切都是为了陛下。她决定进入后宫，并非因为酬劳，而是为了不再度失去重要的事物。

秀丽嚤嚤啜泣，静兰则静静拍抚她的背。

一旁的草丛中，有两双眼睛正注视着秀丽与静兰。

"这位贵妃可真不简单，你不这么觉得吗，绛攸？"

绛攸头上沾着一片树叶，带着他独有的冷漠叉起双手。"八年前啊....."当时，他们两人尚未在朝为官。他们六年前一起通过国试，四年前才得以进入政治核心-就在王权斗争结束，霄太师开始整顿朝政之际。

第28节： 2. 一国内幕(20)

"陛下也许会因此有所转变。"

"很难说。"

"要是真的变了....."楸瑛笑道，"到时，搞不好我会考虑效忠陛下。"

绛攸可以感觉得到，楸瑛戏谑的口吻之中透着严肃。左羽林军大将军黑耀世曾叹道："谁能令蓝心悦诚服？"这个"蓝"指的正是最不受拘束之人蓝楸瑛。要得到他的忠诚，可比登天还难。然而，假如陛下有了那位姑娘的陪伴，自己亦有可能效忠-这是楸瑛的弦外之音。

目送秀丽离去，楸瑛笑道："真可惜，原本打算把她列入我的花名册当中，没想到已经是人家的贵妃了。"

"你怎么满心都是这档子事！" "你自己不也很欣赏她？"

绛攸沉默不语，并未加以反驳，只是旋过身去。尔后，他蓦然充满决心地抬起脸庞，道："就看陛下下午会不会出现了。我总算可以开始工作了。"

"呃？"

"老师这个工作当然是我来担任！接下来我要严格训练，让学生彻底了解国政，决不手下留情。好，马上回府库找教材。"

"彻底了解国政啊....."楸瑛别有含意地喃喃道，然后笑着指出府库所在的方向，"喂，绛攸，府库在那边！看见了吧？"

绛攸立刻停下脚步，他正面向相反的方向。

楸瑛拍拍他的肩头，说："绛攸，你这路痴的毛病还是这么严重啊！我想起以前一同参加国试之际，正好与你座号相邻，那时你如厕迷了路，多亏我把你带回座位。走出三十步就会迷路，堪称天赋异禀，真高兴你一路走来，始终如一。"

一刹那，绛攸怀里一把充满杀气的小刀以惊人的速度飞出.....过了晌午，秀丽见到走进府库的男子，仍然一语不发。

他径自走到秀丽身边，二话不说，便往一旁的椅子坐下。

"孤是.....紫刘辉。"

"嗯。"

"孤的朋友传话给孤。"

见刘辉一脸正儿八经，秀丽险些失笑，轻咳一声方掩饰过去。

"是、是吗？那么，您的回答是....."真奇妙，先前倔犟的心态完全一扫而空，刘辉神色自若地开口表示："孤决定，回朝理政....." "谢陛下。"秀丽此刻的笑容格外迷人，"请陛下好好努力。不会让您孤军奋战的，我也会陪同陛下一起学习。"

第29节： 2. 一国内幕(21)

仿佛受到这迷人笑容的牵引，刘辉轻柔地摩挲着秀丽五官的轮廓，手指从她的粉颊滑向下颚，再滑到颈项。还未回过神，秀丽整个人已被他拥进怀中。刘辉万分疼惜地梳理她的发丝，轻抚她的背。

呃，怎么回事？秀丽愣住了，这意想不到的状况让她大脑一片空白。不过她很快清醒过来，以与纤细的外表十分不符的力气推开对方。

"可、可不可以请问一件事？"

"什么事？"

"你、你.....那个，我说你，你不是比、比较喜欢男人吗？"

刘辉不禁歪着头，暗暗思忖这个问题的用意，接着望向秀丽绯红的俏脸，思绪略微转了一转，说出她"希望听到的答案"："嗯，没错。"

"嗯，好！那就好。"秀丽明显松了一口气，"啊，不过这么一来，又会产生嗣子继承的问题.....算了，这个以后再说。"她絮叨地念着，僵硬地站起身，"那么，现在我来介绍老师，这位老师可是享有朝廷第一才子的美誉呢。"

刘辉微微蹙眉-朝廷第一才子？"今日终于得以瞻仰尊容，实乃荣幸之至，陛下。"

听见绛攸带刺的语气，刘辉露出做贼心虚之人特有的表情，把头撇向一旁。即便面对一国之君，绛攸也毫不掩饰不满与敌意，带着被闲置了一个多月的怨恨，俊秀的脸庞上绽开笑容，道："从今天起，微臣将不假辞色，严格施教，敬请陛下做好心理准备。"

郑重宣布之后，他便把书本堆得如同小山一般高。刘辉把书名浏览一遍，嘴里嘟囔着："绛攸，你怎么只有在府库里才会迷路？"

站在后方的楸瑛忍不住失笑，摸不着头绪的秀丽则偷觑刘辉的侧脸。

绛攸额头暴出青筋，叫道："请陛下保持安静！"看来，读书时间将是一场严酷的考验。

第30节：3. 黑暗中的真实(1)

3. 黑暗中的真实

深沉的黑暗之中，樱花花瓣纷纷飘落。

迎面而来的人一认出他，立刻微笑了。一股暖流如涟漪般在他内心扩散开来，那是一种喜悦的感觉。

他正欲急奔上前，对方却转过身去。

"王兄....."他紧追着逐渐远去的背影，无论怎么追赶，距离却不断拉大，他极力伸长的手仅有枫叶一般大小。

"为什么....."泪水就要溃堤，因为他只剩下那个人可以依靠了。

不要离开我！不要离开我！不要丢下我一人！樱花散了，变成紫藤花，变成银桂.....接着是雪花。人影走入雪中，消失无踪。

他日复一日地等待，历经春，夏，秋，冬.....不断等待。

"不要离开我！不要离开我！"他不敢轻易说出这句话。

就在他即将因绝望而跪倒在地之际，一股强大的力量握住他的手。他不禁心头一惊，慢慢回头.....刘辉猛一睁眼，身旁只见护卫熟悉的面孔。"静兰？"

"恕微臣擅自入内，因为听见陛下在呻吟....."刘辉缓缓从床上坐起，犹记自己与秀丽一同用过晚膳之后，便返回寝宫小睡片刻。他汗流浹背，正欲擦拭额上的汗珠，才察觉正握着静兰的手。

见国王握着自己的手举起，静兰慌忙辩解："啊.....因为，微臣见陛下伸出手，才不得不.....陛下恕罪。"

刘辉摇了摇静兰的手。

"陛、陛下？"

刘辉停手，破颜一笑。"静兰，今晚要不要陪孤就寝？"

静兰倏地僵住，仿佛喝下一整瓶醋的表情，表明他正倾尽全力想办法渡过眼前的难关。刘辉歪歪头，问："你不愿意吗？"

"不.....这，人都有适合与不适合的方面，呃....." 望着局促不安的静兰，刘辉明确地表示"开玩笑的"，并微笑道："孤决定了，不碰静兰。"

"啊....." "不然，太可惜了。"

静兰很识相地保持缄默。刘辉转而认真地瞅着他，又说："静兰，孤觉得你真是个很完美的男子，年纪明明与孤差不多。"

面对国王郑重其事的态度，静兰不知如何回应。

"这阵子孤总在想，比起孤，秀丽似乎更依赖你。"

"....." "孤明白你是个好男儿，况且你们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。只是孤作为秀丽的夫婿，免不了偶尔"嫉妒"一下。"

第31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(2)

"....." "因此，孤打算努力培养夫妻间的感情。"

刘辉的态度十分认真。静兰不明白这番话的含意，诚惶诚恐地询问："那么，陛下您准备如何做？"

刘辉侧着头思忖片刻，接着啪的一声击掌。"首先，就让秀丽直呼孤的名讳好了。"语毕，他便略显依依不舍地松开静兰的手，身手矫健地跃下床，道："今晚不必轮值守卫了。"

见国王身着一件睡袍往门外走，静兰大惊失色。"陛、陛下请等一下！" "嗯？"

"您会受风寒的！春夜仍然非常寒冷，请您加件外衣。"

刘辉笑道："静兰，孤喜欢秀丽，也喜欢你。"

留下再度整个儿僵住的静兰，刘辉终究只着一件睡袍便走出房门。

月色分外皎洁。凉风抚过双颊，刘辉眯起双眸，回想着这一个月来的日子-心情平静得令人不敢相信，或许这就是安详的感觉。甚至被秀丽责骂，他也觉得很开心，还鼓着一张脸惹她生气。他就是想体验这种感觉，才连着扯了好几个谎。无妨，秀丽生气的模样也很可爱。这代表有人在意自己，刘辉喜欢这种感觉。

他的视线转而落在掌心。这双手，一定可以掌握许多事物。秀丽的笑容也是其中之一，只要紧紧握住，就是属于自己的。如果一如过去那般松开手掌，所有事物都会消失不见。

目前，他手上拥有的事物少之又少。

邵可、府库以及在府库度过的时间，虽然微不足道，对他而言却是十分重要的事物。他也认为这样便已足够。他很早便学会不作奢求，除了一件事情-他是为此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登上王位，这是他头一次追求地位。原本该坐上这个王位的并不是他，他只是在"那个人"回

来之前占住空位，担任有名无实的国王。因此，他虽然登基为王，却拒绝履行国王的义务。

可是现在他遇见了秀丽。她流露的无可言喻的亲切，使他开始冀望拥有。她是贵妃。自己若非国王的身份，是无法得到她的。然而，倘若真心为王，形同放弃他长久以来的心愿。

第32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(3)

微风吹拂而过，他凝视自己的掌心，顷刻，才徐徐握成拳。

"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事吗？"

刘辉并未马上回答秀丽第一句话。解开发髻、长发披肩的秀丽，看起来比平时更添了几分娇媚。仔细打量片刻，刘辉才低啾道："呃.....孤是来拉近彼此的距离。"

"距离？"这人总是不按理出牌，现在的举动更是令人费解。秀丽愣了一下，很快便发觉刘辉右手握了一束蔷薇，"啊，这个是要送我吗？"

刘辉像个小孩般颌首。

"真是的，什么距离不距离的，要送花给我就直说嘛.....啊，你该不会赤手去摘花吧？你看看，手掌全是伤！"秀丽直盯着刘辉握住蔷薇花茎的手，不禁挑眉，"你怎么穿得这么单薄！瞧你冷得直打哆嗦，春天的夜晚仍然十分寒冷，怎么连件外衣也不披就四处溜达！"秀丽二话不说，把刘辉拉进房内。见她的反应与静兰如出一辙，刘辉笑了：穿得单薄果然是对的。

头一次进入秀丽房里，刘辉好奇地四处张望，视线停留在一束鲜花上，摆在偌大花瓶里的是粉红的蔷薇。

刘辉摘来的是近似于白色的黄蔷薇。听见他的低喃，秀丽答道："啊，那是白天静兰送来的，他说蔷薇开了。"

刘辉不悦地蹙眉。静兰的确是个很完美的男子，似乎任何方面都被他抢先一步。

不过秀丽误解了刘辉脸上突如其来的沮丧，连忙说道："啊，我还没向你道谢呢。我很喜欢这些花，谢谢你。"

秀丽的笑容令刘辉稍稍释怀。她利落地把蔷薇装瓶，让刘辉坐在床角。"来，伸出右手让我瞧瞧！"刘辉乖乖伸开手掌，上面满是棘刺

与血迹。秀丽蹙眉道："真是的，怎么会赤着手摘花呢？你不觉得疼吗？"

是有点疼，刘辉心想，那时并没有顾虑这么多。

"等一下哦！"秀丽取来药箱，拿出拔刺的镊子，"我帮你把刺一根根拔掉，会花上一些时间。"

抓过刘辉的手，秀丽眼睛睁大了些：手掌粗厚，又有许多硬茧，和静兰的手很像。"我说你....." "嗯？"

第33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(4)

"你是不是在练剑？"

刘辉微微变了表情，略显踟蹰地说："这是王族的.....基本功课。"

"哦？"不懂武术的秀丽立刻接受这个答案。刘辉松了一口气，随即想起最初的目的-对了，我是来拉近距离的！"秀丽。"

"嗯？"

"以后就直呼名字吧。"

"名字？"

"孤的名字。"

"哦。"正专注于精密作业的秀丽含糊应答，一想清楚话中的含意，蓦地停下动作，问："什么？"

"孤说，以后你可以直呼孤的名字。"

"为、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"

"你不喊孤的名字，感觉有点不公平。"

这和公不公平没关系吧，秀丽心想。但刘辉继续紧追："如果孤的名字一直处于无用武之地，岂不太可怜了？"这番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，不过想想也有道理。

"就这么决定了，以后要直呼孤的名字。"

"称呼您.....刘辉吗？"秀丽不觉嘟囔着。刘辉徐徐眨了眨眼，神色显得十分兴奋。他如此开怀，反而令秀丽讶然，只好甘拜下风："好吧，不过只限私底下哦。"

刘辉猛力颌首。因达成目的而心满意足之际，他才察觉手心的刺痛感，一扎一扎的疼蛮不舒服。

"为何蔷薇会有刺呢？"刘辉有点迁怒地发牢骚。秀丽边拔刺边随口答道："因为蔷薇公主爱上了一个男子。"

刘辉眨了眨双眼，问："什么意思？"

秀丽大为吃惊，认真地仰视他。"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吗？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，叫蔷薇公主，她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可以治愈所有病痛与伤口，所以不断有人登门求婚....."声音宛如摇篮曲一般。与秀丽成功拉近距离以后，刘辉心头的负担减轻不少，加上方才的噩梦-虽然今晚有静兰的陪伴，他醒后感觉没那么恶劣-使得他身心俱疲，他开始昏昏欲睡。这次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.....抬首见到猛打瞌睡的刘辉，秀丽不禁叹气。"真拿你没办法。"

她扶着刘辉偌大的身躯往床上躺下，为他盖上棉被，接着开始伤脑筋：我现在睡哪里呢？床铺可以容纳三名大人躺下，空间绰绰有余。见他睡得那么熟，不会说醒就醒。他又好男色，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。秀丽很快得出结论：明天赶在女官之前起床就好了。为了预防万一，她还拿了个长枕摆在中间当作界线。

第34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(5)

就这样，隔着长枕躺在床铺两边，国王与贵妃安然入睡。

夜深人静，在府库研读书本的邵可对着来客微微挑眉。"绛攸大人？"

"恕我深夜打扰，可否在府库借宿一晚？"

见到那张疲惫不堪的面容，邵可立即恍然大悟。不过他一向彬彬有礼，绝不会贸然提出"你是不是又迷路了"之类的问题。"当然可以，请进，不过有些窄。"

"不好意思，总是劳烦您。"纵使一阵子没回来，绛攸也万万料不到会在自己隶属的吏部迷路，他懊恼至极，又愤愤不平：这次迷路，并不是因为没有一如往常般佯装不经意地尾随别人走，搞不好是心术不正的顶头上司暗中下了什么符咒，企图破坏他的方向感，标记好像也被人移动过。

"绛攸大人....." 邵可的声音把绛攸从妄想当中拉回来。"啊！什、什么事？"

"听说吏部尚书大人传唤您回去，不知发生何事？"

不知邵可是否注意到他稍纵即逝的紧张，绛攸马上面露微笑，答道："是的，是关于工作的一些事情。对了，我有些事想请教大人。"

"请讲。"

"我担任陛下的讲师足有一个月，这段时间下来，或多或少也有些感想。"

邵可的表情微微起了变化，绛攸则一脸严肃地继续说道："我就开门见山地问您吧，陛下该不会....." 翌晨，秀丽迷迷糊糊醒来-奇怪，感觉好温暖。有个东西沉甸甸地压在身上，不过，并不觉得不舒服。

半梦半醒之际，传来门扉开启的声响。

"红贵妃娘娘，天亮....." 不是珠翠的声音.....秀丽恍惚地想。此时，声音不自然地中断，接着仿佛听见慌张的关门声。她想挪动身

子，却动弹不得。什么东西抓着她，让她起不了身。秀丽意识朦胧地撑开眼皮，视线略往上移，眼前有张端正的脸庞。真讨厌，怎么会有人睫毛生得又浓密又整齐？仔细一瞧，这张脸长得还真俊，他平时的言行蛮幼稚的，所以完全没注意到……此刻，秀丽完全清醒过来。"等等等……等一下！"秀丽整晚被刘辉抱着入睡，即使很想一跃而起，刘辉的手却紧紧圈着，让她动也动不了。一理清整个情况，秀丽顿时涨红了小脸，低声唤道："喂……喂，陛下！醒醒！快放开我，陛下！""唔……"刘辉惺忪地睁眼，见到怀里的秀丽，便疼惜地用手背抚摸她的粉颊，露出幸福的笑容，然后更用力地抱住她，"要叫孤的名字……"语毕，他又睡去。秀丽大叫起来："不要睡了！快醒醒！醒醒！叫你醒来，听见没有-"最糟糕的是，今天前来服侍的女官偏偏不是珠翠。这件事在早膳之前的短短时间，已经传遍全宫。

第35节：3. 黑暗中的真实(6)

"陛下终于和贵妃同床了！"这是个误会，然而秀丽身为后宫妃嫔，不便加以否认。女官们并未多说什么，但眼神均强烈地透露出欣慰。甚至香铃也眼眶湿润，以比平时快了三倍的速度准备好早膳，随即迅速告退，不敢打扰两人独处。连服侍的女官也走得几乎一个不剩，只有珠翠内疚地留在一隅。

秀丽抱着头，愤愤地瞪着悠然享用早膳的刘辉，他看来似乎颇为愉悦。"唉，真是的，你翻身怎么可以越过枕头呢....." "你的脸好红。"

秀丽反射性地丢出汤匙，刘辉轻易地接住，因为早已习以为常，只说了句："太危险了。"

"我、我和你不同，从来没遇过这种事！哎哟，我的老天爷，这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哪！"秀丽无力地趴在桌上，"啊！爹和静兰听到这个荒谬的消息，不知会有什么反应.....要是他们信以为真，该如何是好？"

"和静兰有什么关系？"闻言，刘辉不悦地蹙眉：邵可还说过得过去，但....."因为因为因为-反正你根本不懂姑娘家的心思！喂....."秀丽的解释等于没解释，不过答案虽不中亦不远矣。

"怎么了？"

"实际上，什么事也没有，对不对？"其实秀丽对"闺闱之事"只有粗浅的概念，无法判断事情是否发生过。她认为一个好男色的国王根本不可能对女人感兴趣。

见刘辉忽地撇开视线，秀丽脸色倏地刷白，问："因、因、因为我看你昨天睡得很熟啊，是不是睡迷糊了，才会弄错对象？"

刘辉一语不发地啃起酱菜。秀丽脸色由白转绿。"你、你不是、只爱男人吗？怎、怎么可能....."刘辉觑了秀丽一眼，托住脸颊，顽皮

地笑了。虽然他这阵子表情愈来愈丰富，不过这样的笑容依然罕见。"喂，当初是你要我改变的，不是吗？"

"话、话是这么说没错！但是、但是、但是....." "这样有什么不对吗？你可是孤的贵妃呀。"他像一个向来乖巧的小孩，一夕之间突然变成顽皮鬼。秀丽的樱桃小嘴一张一合，却无言以对。刘辉捧起她垂在耳际的一绺发丝，深深亲吻。一隅的珠翠吃惊地睁大双眼。

第36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(7)

"你的秀发柔软顺滑，感觉很舒服。"

秀丽一时哑口无言，但随即进入应战状态，用力指着刘辉道："老实回答我！听好！一定要实话实说！昨、昨晚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对不对？"

刘辉一脸事不关己，继续用膳。秀丽立刻抿嘴一笑，因为她每天都要接触不少人，经常在私塾面对一群小孩的她，最擅长的就是揣摩对方的肢体语言。

"原来什么事也没有，呼！吓我一跳。"秀丽放松地瘫坐在椅子上。见她着实安心的模样，刘辉觉得有些无趣，不悦地蹙眉问道："奇怪，你不是孤的贵妃吗？怎么如此在意这件事？"

"不准咬着筷子说话，手肘不可以搁在桌上。"秀丽马上毫不留情地指责道，然后叉起双手，严肃地表示，"你听清楚了，这种事只能找喜欢的人做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。"

刘辉的眉心凑得更紧，他将筷子放下，表情十分认真地问："秀丽，你不喜欢孤吗？"

"呃？这....."眼见刘辉认真地凝望自己，秀丽反而无法坦率承认，因为他真的是个十分俊美的男人。心脏不听使唤地愈跳愈快，如同小鹿乱撞一般，秀丽轻咳一声，努力保持冷静，说："这，当然喜欢啊！不过，不是那种喜欢。"

"什么意思？"

"就、就是说，呃.....以你为例好了。有些人你虽然喜欢，但不会想和他做那种事，对不对？"

闻言，刘辉脑中浮现邵可与静兰的脸。"嗯，也对。"

"我就说嘛！"秀丽的语气突地转为强硬，"理由就是这个！喜欢有重视好友那样的喜欢、疼爱小孩那样的喜欢.....假如不是那种会心跳

加速、没有对方就活不下去的喜欢，是不可以做那种事的！"秀丽自己也一知半解，最后草草得出结论。

刘辉面有难色地叉起双手，说："总而言之，你想和一个能让你产生那种奇怪感觉的人同床....." "没错没错！不过，我对你的嗜好并没有偏见。"秀丽虑及他每晚传唤侍官陪寝，特意注明，"我想你也有喜欢的人，所以不用在意我。真是的，居然让我一个姑娘家讲出这么没尊严的话....." 秀丽边喃喃自语，边学男人的动作把饭扒进嘴里。刘辉不由得眯起双眼凝望着她..... "静兰，你听说昨晚的事了吗？"

第37节：3. 黑暗中的真实(8)

楸瑛意有所指的笑容让静兰暗地叹了口气。这个问题早在意料之中。"将军指的是小姐与陛下之间的事吗？"

"没错，你认为呢？"

"我没有意见.....我认为他们之间，十之八九什么事都没有。"

"哟，你为什么这么认为？啊，我记得你昨晚轮值，担任陛下的护卫。"

"是的，陛下离房时，表示要去拉近夫妻之间的距离。"

"静兰，所谓拉近夫妻之间的距离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不是吗？"

"原来蓝将军与女性拉近距离的方法，就是要对方直呼自己的名字，真令人意外。"见楸瑛一时无言以对，静兰面露苦笑，"况且，陛下之前曾假寐片刻，很可能聊到一半就睡着了。"

"你可真冷静，害我找不到调侃的机会。哦，我知道了！"楸瑛伸手圈住静兰的颈项。静兰吃惊地缩起身躯，问："将军何意？"

"瞧你如此有信心，想必和秀丽娘娘之间有什么秘密吧？"

"您别胡说！完全没有这回事！"静兰打算溜之大吉。

然而楸瑛不肯放手，又道："想想实在很奇怪，邵可大人和你及秀丽娘娘同处一个屋檐下。邵可大人处处是可乘之机，你又是二十出头的大男人，赶快从实招来！""我、我们真的清清白白！"两个大男人就在庭院里拉拉扯扯。此时冷不防传来利落的挥剑声，剑术高强的两人连忙住了手。

"这个声音....." "嗯，功力相当深厚。可是为什么不到练剑场，而来此处练习呢？"

两人面面相觑，接着往庭院尽头走去，倏地望见一个人。

"宋太傅！"两人不约而同嚷出声。许是听见了，宋太傅停下挥剑的动作，回过头来。

"原来是蓝家的小伙子。你是....."宋太傅见到静兰，不禁微眯起眼。下一刻，他迅速提剑指向静兰，"来得正好，你来当老夫的对手吧。"

为剑尖所指的静兰大吃一惊。"呃，您、您是说我吗？"

"当然。"

楸瑛兴味盎然地看着，一语不发地后退一步。宋太傅曾官拜先王的殿前侍卫长，是立下汗马功劳、身经百战的猛将，纵使年事已高，依然不显老态。

第38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(9)

无视静兰的踟躇不前，宋太傅二话不说逼到眼前，毫不留情地先发制人。静兰也迅速拔剑。刺耳的金属相击之声传来。

"挡得好！" "宋将军....."静兰本欲尽快离开，宋太傅却不显老态地紧追而来，接连挥出的剑招既猛又狠，每一击均十分精确，直指要害，令一旁观战的楸瑛也为之咋舌。论体力是静兰占上风，但论由经验累积的直觉与技艺，宋太傅明显处于优势。

"你叫静兰？"

"是。"静兰拨掉迎面而来的攻势，反手回击，却被宋太傅轻易架开。

"你几岁了？"

"二十一。"

"真的？"

于一旁听见这段对话，楸瑛倏地眯细双眸。

"据说你在十三年前被邵可收留，之前你是做什么的？"

"呃，这....."思索的瞬间，静兰手上的剑被打落，宋太傅的剑尖牢牢抵住他的喉头。

"剑法不错，你的剑招似乎独具一格。"宋太傅将剑收回剑鞘，"不过，幼时所学习的基本剑法不可能轻易改变。你的基本剑法，老夫似曾相识。"

静兰一愣，宋太傅瞥了楸瑛一眼，道："那边的蓝家小伙子也察觉到了吧？毕竟他出身于蓝家，官拜将军一职。"

楸瑛耸肩不语，静兰则默默收起剑。宋太傅语气淡然地继续表示："老夫一直以为，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剑法，因为当初学习这套剑法之人几乎不在了，仅存一人而已。刘辉是由老夫亲自指导，并未学过这套剑法。"

那位幸存者，在许久以前已遭流放。

"那位王子殿下也如你刚才那般，称呼老夫"宋将军"，真是勾起了不少回忆啊！"宋太傅咕哝着，转身离去。

静兰始终不发一语。

"有什么关系？"邵可满不在乎地说道，"只不过是躺在一起罢了，又没有怎么样，不必大惊小怪。"

秀丽握紧粉拳，全身颤抖。"爹，我已经十六岁了，他可是个十九岁的男人啊！""你还不是常叫静兰陪你睡。"邵可不解地望着女儿，"到现在，只要一听到雷声就马上抓着静兰惊叫连连，还要他陪睡一晚的，究竟是谁呀？"

第39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(10)

秀丽粉颊泛红，叫道："这、这是两回事。"

"是吗？"

"算了，本以为爹会担心，我才特地跑来看看的。"

"担心？陛下不是好男色吗？况且他也不是那种会霸王硬上弓的人。"

秀丽不由伏在桌上-看来比较让人担心的是爹。

"对了，爹有样东西要送你。"邵可双手一拍，连忙取出一个小桐木盒。打开盒盖，盒里的物品令秀丽睁圆双眸，问："这是哪儿来的？"

"一个朋友送的。"

那是一组精致的银制茶具，细腻的造型与雕工令人赞叹不已，秀丽一眼即看出这是由纯银打造的稀世珍品。"不可能便宜到.....能送吧？"

闻言，邵可不禁歪歪头，说："对我那位有钱的朋友来说，或许是"便宜到能送"吧，别想太多了。"

"爹，瞧您平时在府库足不出户，想不到有办法与那些权贵显要往来密切。"原以为爹平时散漫，交游竟然出人意料地广阔，秀丽惊讶不已。

"你要好好使用，可别胡思乱想。"

"我明白，我不会把别人送的礼物卖掉的。"秀丽用紫巾包住桐盒，轻轻捧起，"应该可以卖到蛮不错的价钱。"

此时传来一声轻咳，秀丽对着父亲眨了眨眼，说："开玩笑的，女儿一定会谨遵父训，慎重使用这组茶具。从今天起，陛下会继续召唤侍官侍寝，我正好可以在就寝前泡壶茶。"

见秀丽开心地走出府库，邵可不禁纳闷：陛下继续召唤侍官侍寝？真会如此吗？果不其然，邵可的预感应验了。这一夜，刘辉又在

珠翠的引领之下驾幸秀丽的寝宫。秀丽小嘴张得偌大："你、你怎么又来了！""孤与贵妃是夫妻呀，贵妃不用大惊小怪吧。"

"不是，我.....我不是这个意思！这样太奇怪了！你以前不是都找侍官侍寝吗？"

"因为孤终于明白秀丽比侍官好多了，这是一大发现。"刘辉径自爬上床，"可以把昨天的故事说完吗？孤听到一半就睡着了。"

秀丽揉着额头，万万想不到会沦落到照顾一个比自己年长的大男人。

第40节：3. 黑暗中的真实(11)

"你今天来，是打算在这里就寝吗？"

见刘辉用力颌首，秀丽连大吼的力气也没了。事到如今，她已无法遏制早已传得沸沸扬扬的飞短流长，如此一来，只有豁出去了，反正睡一晚和睡两晚没什么差别。

"好吧，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。"秀丽眼神显得沉着镇定，"赶快上床睡觉去！"

"我今天打算熬夜看书.....这不是重点，那你喝什么？"

"今晚别看书了，你不是要说故事给孤听吗？"刘辉这次整个儿钻进被褥当中。秀丽揉着太阳穴，说："你这个人，都不专心听人说话。"

望见秀丽手上的二胡，刘辉略感讶然，问："秀丽，你会拉二胡吗？"

"不准笑哦，我很清楚我的功力无法与宫廷乐师相比。"

二胡婉转轻柔，沁人心脾的音色令刘辉眯细眼眸，伸手欲抚摸秀丽的长发，却在即将碰触到发丝之际，迟疑地停住，悄悄收回。

翌晨。见到刘辉近在眼前的脸庞，秀丽大吃一惊：怎么回事？为了避免昨天清晨的事再度发生，她特地抱着被褥躲到房间一隅，为什么一觉醒来又躺在柔软的床铺上，而且和昨天一样，被紧紧抱着....."哦，是孤半夜把你抱上床的。"早膳桌上，刘辉大言不惭地表示。秀丽俏脸飞红地拍桌，吼道："你干吗多管闲事？"

"因为那是你的床啊！""我想睡地板，不行吗？"

"睡在太硬的地板上，第二天会全身酸痛。"

此番话相当实际，不过秀丽的怒气一发不可收拾："即使如此，那你干吗抱着我睡？"

刘辉边嚼着饭粒，边一脸正经地答道："因为你的身体软绵绵的，抱起来感觉很舒服，很好。"

秀丽粉脸愈来愈红，不是生气，是害臊。她想大吼，却喊不出声。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种事。

"快来人把这个昏君或是我就地掩埋吧！"在内心尖声呐喊的秀丽，气得把刘辉一个人赶去上课。

今天由茶太保担任讲师。他为人温厚沉稳，先王时代在文官中地位仅次于霄太师，是一位精明干练的政治人物。他向来处事中庸，从不与人动气。不同于严肃的宋太傅，他深得下属景仰。

第41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(12)

茶太保见课堂上只有陛下一人，不觉挑了挑眉，问："红贵妃怎么了？"

"好像有点累，今天只有孤来上课。"

茶太保会意地笑了笑，他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。"这样可不成，陛下，即使您对红贵妃宠爱有加，她也还是个年轻姑娘家，您必须体恤她。"

"孤.....尝试过了。"却惹恼了秀丽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刘辉歪着头想。

此时，两人的对话乍看似有交流，实则毫无交集，但当事人均未察觉。

"见陛下与贵妃相处和睦，老臣也放心不少，看来嗣子已不再是问题了。"

刘辉并未加以否认，虽然这与事实相距甚远。茶太保又捋着胡须，半开玩笑道："老臣的孙女儿也是不逊于红贵妃的美人，而且性情温柔贤淑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如陛下有意为后宫增添新宠，务必通知老臣一声。"

刘辉眨了眨眼，他从未想过这些事。现在，有了秀丽的陪伴，一切便已足够，因为他找到了最能令他安心入睡的场所。

"孤的妃子，只要秀丽就好，不需要其他人。"

听到如此露骨的表白，茶太保有些不知所措，接着面露苦笑。"反倒是老臣害臊起来，原来您已经被红贵妃迷得六神无主了啊！"茶太保摇首，又正色表示，"不过以年轻人的说法，应该是"神魂颠倒"才对吧？"

刘辉不谙世事，所以不知如何回应。

"这要.....给孤？"

当晚刘辉又堂而皇之现身，不过秀丽已经不再惊讶，半放弃地让他进房，接着忽地想起，便把白天一针一线绣好的绣帕随手递给他。

刘辉像是鉴赏珍宝，仔细端详绣帕，问："秀丽，这是你绣的？"

"就算樱花图案没有突然在脑中浮现，我也会做些针线活儿吧。"

"真的要送孤？"

"当然，能绣出这条绣帕，全托陛下的福。"

还不是整天沐浴在"恭喜贵妃娘娘与陛下结成名符其实的夫妻"的目光里，才想办法发泄累积了一天的郁闷。秀丽以为自己的口气透着露骨的嘲讽，岂料这个笨人完全听不懂。

第42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(13)

"头一次有人送东西给孤。"刘辉轻抚樱花图案，坐在地板上，小心翼翼地把绣帕叠好，感慨地嘟囔着，令秀丽一时无言以对。

"哦？我平时很少刺绣，算是物以稀为贵吧。你可要好好珍惜哦。"

"没送静兰吗？"

"呃？"

"你没送刺绣给静兰吗？"

"啊.....这个嘛，我是帮他补了不少衣服，倒不记得送过刺绣给他。"

闻言，刘辉心情似乎大好。

"真是的....."秀丽停下拉奏二胡的动作。刘辉一如昨日，躺在她的床上熟睡。她感觉就像在照顾一个难缠的小孩。

替刘辉盖好被褥，秀丽仔细打量他的睡容。如此俊秀的五官，实在让人很想一巴掌打下去。如果他的心理年龄与外表相符，又是合乎秀丽心中描绘的明君形象的君主，她恐怕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待在他身边。

秀丽很清楚自己相貌平平，她虽然不讨厌自己的容貌，然而来到这个金碧辉煌的王宫，围绕在身边的净是比自己美上数倍的女官与侍女，难免会感到沮丧，心想"自己要是长得再美一点，该有多好"。

秀丽望着自己的手指，因日复一日不断工作，她的肌肤于风吹日晒之下变得粗糙，多亏侍女们每天努力保养呵护，已经变得光滑许多，逐渐接近她一直梦想的雪白柔嫩的肌肤，可惜骨节嶙峋的手指无药可救。不过，这样也好。即使身披珠衣华服，仪态优雅端庄，自己的本质也不会改变，永远也飞不上枝头当凤凰，如同这手指一般，无论怎么掩饰也骗不了人。

迟早有一天必须回家，重回和爹、静兰一起生活的日子-秀丽内心一直牢记着这件最重要的事。而且，这一天恐怕不远了。

秀丽凝视刘辉的睡容-他愈来愈有一国之君的威严，自己也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了，想必再过不久，就会重返老家。然后，美丽聪慧的贵族千金会竞相入宫。见到那群才貌兼备的美女，他的想法也会随之改变，因为他又不像绛攸大人那般极度厌恶女性。俊美无俦的国王身边，本该搭配一位美丽雍容的王后，例如珠翠或香铃那样的姑娘.....想着想着，秀丽不禁有些心情低落.....没关系，总有一天找得到一个喜欢我这副德行的男人。

第43节： 3. 黑暗中的真实(14)

秀丽随手拨乱刘辉柔顺的刘海。一瞧见自己的手指，她立即把手抽回，静静藏进衣袖里，并非羞于见人，而是觉得与这座美轮美奂的宫殿格格不入，也与眼前俊美的国王毫不相称。思及此，她不觉有些感伤。

叹了一口气，秀丽攥起被褥往隔壁房间走去-今晚一定可以逃离睡醒时的噩梦。

事情发生在数刻之后。一声凄厉的惨叫贯穿黑夜，让秀丽着实惊坐而起。即使睡眼惺忪，她仍然朝着声音的方向-刘辉独自入睡的寝宫飞奔而去。

"怎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"

熄了灯的寝宫伸手不见五指，秀丽眯细眸子，想瞧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原以为是盗贼入侵，又似不然，只见刘辉在床铺一隅蜷缩着，不停大叫。秀丽连忙跳上床铺，摇晃着他，问："喂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"

刘辉察觉有人在摇晃自己，于是循着秀丽的手，以双臂圈住她的柳腰，全身颤抖着把她拉近，宛如一缠住就再也不放开般搂得死紧。秀丽大吃一惊。

"等、等一下.....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好、好疼，快放开！"刘辉与其说是紧紧抱住她，不如说像要把她挤碎一般。被这股惊人的力道紧抱不放，秀丽觉得全身骨头快要断了。

顷刻，听见惨叫声的珠翠赶至寝宫，惊慌地问道："秀丽娘娘，有盗贼吗？"

"呃，不是，可是陛下有点不对劲.....好痛！刚、刚才陛下踢倒花瓶，大喊大叫，所以.....好痛！你叫大家回房去，我、我试着安抚陛下。"

刘辉紧紧搂住秀丽，不再惊叫，只是全身仍然不停打战。见秀丽一脸疼痛的模样，珠翠忧心忡忡地问道："不要紧吧？"

"快疼死了，放心，我还撑得住，珠翠你也去睡吧.....好疼！""贵妃被陛下紧搂着不放的场面，真是引人遐想。"

"珠翠....." "开玩笑的，奴婢会在隔壁房间待命，娘娘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，务必呼喊奴婢。"得知不是盗贼入侵，珠翠安心地微微一笑，走出房门驱散聚集在外头的女官与侍官。

第44节：3. 黑暗中的真实(15)

秀丽望着珠翠离开，蹙起小脸俯视刘辉-再不让他镇定下来，自己真会被压到断气。看样子，他似乎正陷入迷乱的状态，劝他冷静下来，他完全听不进去。该如何是好呢？正想狠狠揍他一拳的当儿，秀丽瞥见摆在床铺一角的二胡。她立即伸手，看似距离很近，却一直够不着。刘辉误以为秀丽想逃开，更是加重力道，硬把她往自己身上揽。

"喂.....等一下，等一下！"好不容易够到二胡，秀丽已疲累不堪，即便这个姿势太过勉强，她依然开始拉奏睡前经常演奏的乐曲。乐音逐渐产生效果，刘辉的颤抖渐趋和缓，手臂的力道也慢慢放松。约过了半刻钟，刘辉徐徐抬首。"秀丽....."秀丽停下拉奏，颌首道："是我。你恢复意识了？"

"你上哪儿去了.....我到处找不到你....."秀丽被骂得有些莫名其妙，但她并未加以反驳，因为刘辉正哭丧着脸。她将二胡搁在一旁，轻柔地拨开刘辉的刘海。"对不起。"

"我.....怕黑....."秀丽依然被刘辉紧紧抱住，一语不发地拍抚他宽阔的背。过了好一阵子，刘辉终于松开手，把头靠在秀丽的膝盖上，换成仰躺的姿势。

"你-"看见刘辉依然惨白的脸色，秀丽的抗议声随即打住。她叹了一口气，轻轻抚摸他的额头。刘辉单手遮着眼，调整紊乱的气息，说："我怕一个人.....待在黑暗当中....." "为什么？"

"以前.....常常被关在.....暗处。"

秀丽睁大杏眸，问："被谁？"

"母后.....还有异母王兄。"

"怎么这样？"秀丽抓住刘辉的手臂。望见她愠怒的小脸，刘辉眨了眨眼，问："为什么生气？"

"我没有生气，你继续说。"

刘辉闭上眼，轻轻叹息："我是多余的，母后经常责怪我，说我排行最小，所以得不到父王宠爱。想起来，母后当时对我置之不理。我曾经被关在地窖好几天，只记得常号啕大哭。"

"哦？"

"大约在我三岁或是四岁时，王兄也加入欺负我的行列，我是最容易被遗忘的老幺，正好成为任由他们拳打脚踢的对象。"

第45节：3. 黑暗中的真实(16)

天啊！秀丽小手握拳，低声叹道。

"我觉得还可以忍受，只要有清苑王兄的陪伴就好。"

"清苑....." "我的二王兄。读书算术全是王兄教我的，他平时很忙，却还是抽空来陪我。其他王兄打我，他会保护我，为我上药。"

"你的二王兄.....该不会....." "王兄在我六岁的时候遭到流放，他是无辜的，全是受外戚谋反的连累才被判刑。我当时不知情，整整哭了一年，不明白王兄为什么不来找我，一定是因为我不乖.....我一直这么认为。"

那时他剩下孤零零一个人，王宫中没有容身之地，只有漫无目的地四处晃荡，如同影子一般。从来没有人注意他的存在，对他连正眼也不瞧一眼，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活着，是否仍然存在于这个世上？宽敞的王宫中，竟找不着容身之处，他总是孤孤单单醒来，又孤孤单单睡去，如同蜉蝣一般飘荡游弋。

"不过，就在那时，我遇见了邵可。"

冷不防听见父亲的名字，秀丽的视线自然而然往下移，只见刘辉开怀地绽开笑颜，道："只要到了府库.....我就不再是孤单一人。"

然而，难得觅到的宁静，一旦到了日光照射不到的地方，就会从手心流逝。"我讨厌夜晚，也不喜欢一个人睡。一个人待在黑暗之中，会想起许多事情，可怕的记忆会不断浮现，就连已经遗忘的也会一并想起....." 他每晚传唤侍官侍寝，是因为身旁无人做伴，便无法入睡。所以他把原本睡在地板上的秀丽抱回床铺，又因为需要温暖，才紧抱住她。秀丽不知道这些，却仍然让他进房.....他真的非常开心。

滴落在脸颊的水珠，让刘辉抬起脸，问："怎么哭了？"

"不要问，我只是气我自己这么迟钝。"

刘辉仰起头，拭去秀丽粉颊上滑落的泪水。"别哭。"

"我才没有哭！"秀丽拨开刘辉的大手，用力抹干眼泪。此时刘辉瞥见搁在一旁的二胡，说："秀丽，我想听你拉二胡。"

秀丽默默拎起二胡，拉奏起乐曲。悠扬的旋律使得刘辉渐渐阖上眼。"秀丽拉的二胡，乐音和珍珠一样....."流泻而出的弦音，犹如扯开的珍珠项链散落一地，静静地散发光芒，又好似玉器碰撞发出的天籁之声。秀丽一曲接着一曲拉奏二胡，直到膝盖上传来安稳的呼吸声，她便轻轻地将被褥盖在刘辉身上，把他的头挪向睡枕。刘辉依旧紧揪着她的衣袖，秀丽没有移开他的手，而是躺在他身旁.....

当晚-"别在外头踱来踱去，进来吧。"

声音从上方传来，在秀丽寝宫一旁的庭院里流连徘徊的刘辉，惊讶地抬首。见秀丽的神情一如往常，他露出放松的表情，踟蹰了片刻才走上长廊，缓缓撩起秀丽的发丝，别上一个东西。

"嗯，是什么？"

"昨天的谢礼，楸瑛说拿了人家的礼物，要回赠谢礼。"

"谢礼？"啊啊，原来是指我送他绣帕啊！秀丽会意，探向自己的发际，摸到一个细碎作响的东西，拔下来一看，是一支精细雅致、金中带银的发簪。秀丽脸上不见喜色，表情反而转绿。"等一等，这个该不会是什么国宝级的....."接下来想说的话，一见到刘辉的脸色又收回去了，秀丽的目光落在发出悦耳声响的发簪上。"好漂亮，是你选的吗？"

刘辉颌首。秀丽不禁笑道："谢谢。"

他说从来没有人送他礼物，想来也是头一次挑选礼物送人吧。秀丽伶俐地梳理一边的秀发，重新插上发簪，问："好看吗？"

刘辉愉悦地微笑着作答："很美。"

秀丽蓦地面红耳赤。这人最可怕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天真无邪。是在说发簪美啦！秀丽拍拍红得发烫的粉颊，扯了扯刘辉的衣袖，说："真拿你没办法。我拉二胡给你听，进来吧。"

刘辉闻言，倏地双眸一亮。

于是，从这一夜起，他不再孤单一人。